



830225

茹經堂文集卷五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家乘類

王考府君事略

庚戌

嗚呼我王考府君之歿距今三十二年矣府君鍾

愛文治無微不至音容言訓如在目前每一追思未嘗

不泣下霑襟也府君諱學韓字翼亭爲我本生曾

王父稻香公子爲我曾王父堯莫公後堯莫公居

滬上設稅行逐什一之利頗饒於貲族人害府君之

入嗣也日懷刃以伺府君每出輒走他道避之默然

茹經堂文集卷五

一

弗與校也堯莫公既業賈當府君應學政試夜卧

輒燭府君面或問之則曰吾以驗吾子氣色之臧否

蓋高年誠慤如此族人既羨吾家之小康則百計誘

府君而堯莫公固長厚信用族人由是肆中出者析

錙銖而入者無計簿數年肆折家落堯莫公益慨然

誠府君取諸家負債券悉毀棄毋令再償我府君

成其志聚債券盡焚之至今鄉里傳爲美譚焉府君

既貧奉堯莫公自海上徙婁城北關咸豐庚申遭粵

匪之亂避於鄉旋舉家徙海門同治癸亥寇平回婁乙

丑文治生府君喜甚文治生六歲卽隨府君卧夜

抵足日授諸經尹晤之聲或達丙夜繇是文治入塾日  
中愷嬉夜則畢日間之課以爲常塾師怪之以爲文治  
聰穎無煩督責而不知吾 祖之勤劬自課也 府君  
性至儉米鹽瑣屑必躬親夜愷巡舍一周憶某夜文治  
讀未輟 府君自外入室荷一布囊藏牀頭文治叩之  
曰此傭媪盜吾家米藏竈下燔柴灰中吾檢得之汝勿  
洩洩則彼之名隳無有傭之者矣明晨某媪則大詈謂  
此吾寄存物何與而老翁事 府君遽還米囊以好語  
遣之 府君性尤慈雖益貧而任卹施與之事不少懈  
憶某日某遠姻來乞錢米自朝至夜漏三下語刺刺不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二

休時天盛暑汗流面霏霰 府君始終溫語慰藉厚贈

緡錢與揖讓周旋而去文治私語客何爲者令人厭惡

府君叱之曰汝何知彼爲貧也人孰無貧乏之日汝

幼年已學刻薄耶吾家故隸鎮海衛籍舊有漕船一艘

秋冬之際 府君輒赴鄉收租籽以納賦稅鄉人稔知

府君慈善故不以實納或對之涕泣言貧病狀 府

君遽舍之去或轉以錢米施與之人咸呼之曰二好人

二好人者吾 府君故行二也 府君生平少暇日無

疾怒不赴公庭讀書不事著述家無書喜自鈔錄嘗鈔

明戚武毅公沿海輿圖三巨冊字毫髮不苟經緯累黍

不爽云以嘉慶壬申正月十五日生光緒戊寅十一月  
初八日卒春秋六十有七易簣之前夕諭文治曰汝好  
讀書聽吾平日言務爲善勿嬉戲言已喘不止嗚呼  
府君鍾愛文治之深至今追思益不禁泣下霑襟也  
府君既歿十數年文治忝竊祿位初  
地贈中憲大夫戶部主事後

累贈爲光祿大夫農工商部左侍郎 祖妣張氏王氏

初

贈恭人後皆

贈爲一品夫人嗚呼禮記有言孝者善繼人志善述人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三

事文治嘗謂繼志述事之大本要不在形迹而在一心  
如 府君之誠樸儉勤孜孜積善求之今世千百輩中  
不能覩一二用敢據所記憶稍稍詮次其事俾世世子  
孫毋墮吾忠厚之家風焉

附書後

謹案蘇子瞻有言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  
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夫  
無盡者豈特形骸之續體之變化而已卽其人之音  
容笑貌志氣精神壹載於文而亦傳之於無窮此聖  
人所由以繼志述事爲孝也然則家乘之於一家豈

不重哉禮記祭義篇言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思其居處思其笑語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愀然必  
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孝子之事親如此其誠且摯既  
祀之後必發篋展手澤覽其遺書述其遺行以爲子  
姓勗然則家乘之於一家豈不尤可寶哉夫三王之  
祭川也先河而後海古昔儒者每觀傳記及鄉土志  
所記祖父之事或得其一言一語至於追想感泣不  
能自己此無他根於天命之性然也迺今世之士昧  
厥本原於先世之嘉言懿行忽焉不詳甚有迷失其  
祖宗之邱墓者至足悲也 先高祖墨池公雜著中

茹經堂文集

卷五

四

累詳先德我 王考本之以纂家譜文治謹續爲家  
乘一卷並附記數言於 王考事略之末後世子孫  
幸勿數典而忘祖也已未九月文治謹記

先考府君事略

乙丑

嗚呼不孝文治去年今日侍奉 府君言笑從容孰知  
今日早成無父之人耶丙午遭吾 母之喪戊申又遭  
吾

君之喪所以偷息人間者以 府君在也至於今日而  
遂成無

君無 父無 母之人耶其尙何意於人世耶 府君

嘗詔文治曰吾三歲而失恃是年遇英人犯吳淞之變  
五歲遇青浦土匪周立春之變俗所稱紅頭是也庚申遇粵匪

之變避難江北辛苦流離甲午遇日本內侵之變庚子  
遇拳匪之變避難京北平義分村所嘗苦況有過於庚

申甲子又遇江浙之變言念生平無時不在患難中也  
人以吾爲處順境然吾自少年以迄中年常處困窮之  
境有時告貸無門後值汝母多病困頓至二十餘年  
又無時不在憂慮中也維時文治強顏慰之不覺悲痛  
之澈於心也嗚呼生前不能侍奉事後追思亦復何及  
然禮記有言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今日府君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五

音容雖渺而其精神言行固有宛然在文治心目間者  
於是泣思 府君內行之純篤 先祖妣張太夫人歿  
時 府君甫三齡據大姑母二姑母言已能哭泣如成人  
人 先祖考翼亭公督課綦嚴 府君益銳志於學每  
值里中會考居第一 先祖考輒欣然追游於庠 先  
祖考甚喜曰吾宗本支自嘉慶年間墨池公人學後今  
始有繼者矣 府君善窺 先祖考意際大比歲雖無  
旅費必摒擋一行稱貸纍纍弗恤也戊寅冬 先祖考  
棄養 府君大慟欲絕厥後設帳上海粵商鄭氏家恆  
鬱鬱不樂嘗語文治曰我所以教汝者在學成聖賢稍

立功德以期無玷先人耳春秋祭掃常攜文治行父子乘小車一拜掃畢就食於飯肆飯二盂菜根一而巳斯境也文治猶時時夢見之先祖墓在劉河灣漕者三曰良鼎公墓曰文璧公墓曰玉珍公墓在揚子涇者一曰南軒公墓歲久懼傾圮 府君修葺之約共費二千金皆手自書碑爲記四至明晰甲子秋江浙之役劉河適當其衝灣漕地近戰線墓旁掘壕溝墓門中鎗子如蜂窩 府君聞之泫然事平後亟命僕人高福往填平之自紀行年錄從茲絕筆焉嗚呼痛哉痛哉於是泣思昔年師友之淵源 府君六歲從同邑錢健齋太夫子讀

受四子六經錢太夫子憐吾家貧不受脩脯 府君發憤攻苦遂得成學始終不忘師恩輒造其廬省問太夫子歿後家中落其孫祥士從 府君讀 府君詔文治曰是子當善待之迨文治掌上海工業專門學校聘祥士爲庶務員乃不逾數年祥士又歿 府君每述太夫子之德未嘗不流涕焉平居往還無雜賓惟同里王詠霓陸孫江及姻婭黃浚之數先生而已癸巳歲 府君就養京師孫江先生乞一言爲紀念 府君書一聯贈之曰同心之言加餐努力翹首而望春樹暮雲今孫江先生亦逝世久矣撫今追昔有如夢境能無愴然於是

又泣思平日之學問行誼 府君爲學不喜標榜不務  
聲華時經學詞章家馳逐炫耀 府君退然不與爭衡  
每當稠人廣廈之中眾論紛紜 府君默然不發一言  
居恆惟以闡然自修不求人知爲宗旨文治或有表襮  
之事輒嚴禁之嘗節錄呂新吾先生呻吟語張楊園先  
生訓門人語及國初張文端聰訓齋語並自輯日記行  
年錄初不令文治知棄養後檢篋中始得之不禁涕泗  
之橫集也於是又泣思平日之著述文章少年時作制  
義甚夥迨科舉旣廢胥自拉雜摧燒之試院課卷亦無  
存者僅存賦稿二卷詩稿八卷嘗詔文治曰吾賦尙有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七

可存若詩則尋常耳顧於古今體詩聲律精意研求實  
深入漁洋梅村兩先生之堂奧嘗論梅村詩要訣在摺  
疊二字請問之曰如琴湖感舊詩金屋雲深吾谷樹玉  
杯春暖尙湖花是矣又問古人選韻妙訣曰仄字多用  
入聲韻平字多用東支陽庚韻則聲調自響矣甲子二  
月間手書遺訓不得刻詩文集並不得述哀啟文治流  
涕弗敢違性好鄉先賢遺著搜輯陸桴亭先生遺書手  
鈔十數冊文治居京師時集貲刊行之 府君甚喜去  
夏諸同志刊沈卽山先生遺稿文治擬序文於趨庭時  
偶獻之 府君忽有感觸流涕唏噓文治深訝之嗚呼

孰知爲不祥之兆耶於是又泣思敬宗收族之誼本生  
曾祖考稻薊公生子二長 芝亭公次 翼亭公即  
吾祖出嗣 堯奠公爲後 芝亭公生子二曰 子福  
公曰 子範公 府君友于至篤避難日記中紀述綦  
詳 子範公先卒 府君慨然以屯田二百餘畝所入  
贖養寡嫂姪女歷數十年如一日庚辰 芝亭公伯祖  
母氏卒踰年 子福公卒踰年 子福公伯母又卒一  
家僅存孤幼 府君爲之次第經紀凡遺柩六七具  
府君爲營葬於北門外之某鄉 子福公生子子變治  
子範公生子子仁治仁治先卒 府君撫變治於家親自  
茹經堂文集 卷五 八

督課迨就養京師後爲聘璜涇王氏女爲室婚娶費悉  
府君任之不幸變治又卒王氏弟婦無所出痛哭來  
求嗣 府君潛然命以文治第四子慶承爲之後嗚呼  
可謂善全始終者矣族弟文沅歿貧無以殮一切身後  
營葬之費悉 府君助之並命文治每歲周卹其婦及  
其孤他如刊刻宗譜建立家祠皆 府君命也於是又  
泣思平日儉勤之德 府君平生衣僅蔽體食不二葷  
每夜飲蔬至多二盞米鹽瑣屑必躬親之爲諸生時每  
晨常持一筐赴街頭購買菜蔬之屬文治幼時每索麵  
餌蒸饅之類爲早餐 府君歸則袖中已具矣至今思

之不禁血淚之交進也居京師時或易錢或購米 府君猶親往泥塗滑澆弗顧也居恆衣青衫敝裘舊帶至二三十年不易或有見而詫者曰噫封翁何如是近世詎能再觀耶文治淳升商部後 府君感

聖恩高厚惟以勤廉報國爲訓署尙書時有以車馬請售者稍華飾 府君意滋不悅曰汝不憶慶封之車美澤可以鑑乎文治亟謝絕之前數年酒後每慨然曰凡人家無三十年而不變者惟爲善有以維持之然非勤儉以養心性亦終不能爲善也嗚呼今安得復聞先人之訓耶於是又泣思教澤之精純文治年十三問爲人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之道 府君曰當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始孝爲百行之原淫爲萬惡之首倫常之地尤宜兢兢焉又問處世之方曰吃虧卽是便宜但願子孫學喫虧足矣歲壬子遷無錫家祠成手書家訓懸諸祠中論通經先以熟讀經文爲主督責背誦必一字無訛乃已文治年二十後從事訓詁 府君曰汝經文尙不能背誦豈能成經生耶平居教他家子弟常用此法尤以敦品立行爲第一義師道尊嚴雖和易可親而凜然不少假借受業最久者如河南光州吳敬修菊農昆仲廣東潮州鄭學書讓卿昆仲同里陸智賢鎔伯昆仲吳君擢巍科爲名

翰林視學廣西鄭君於戊子科中副車出宰吾蘇其他  
遊庠食餼者項背相望俱循禮法無有越乎範圍之  
外者皆 府君教思所被也吾邑自陸陳江盛四先生  
後講學者代不乏人聲名籍甚庸知鄉里之中有不矜  
不伐慎言慎行如 府君者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又  
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嗚呼此世世子孫所當永  
以爲法者也 府君原諱錫鬯後易受祺字若欽別字  
蘭客以道光辛丑年三月初四日巳時生年十九補博  
士弟子員二十一食廩餼庚午癸酉壬午鄉試皆膺房  
薦戊寅補試乙丑

茹經堂文集

卷五

十

恩貢例選直隸州分州 府君以民社非所願改選復  
設教諭戊午重遊泮水

累封中憲大夫

晉封榮祿大夫農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尙書於甲子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巳時棄養乙丑年三月權厝於揚子  
涇祖墓續筮於丙寅年正月葬於五世祖南軒公墓之  
再昭穴 府君之病也始於十二月十五日先數日江  
蘇某師作難文治長子慶詒倉皇歸迎 府君赴滬

府君因舟車勞頓力卻之僅命兒媳孫媳輩偕行病後  
文治四子慶承倉皇自金陵歸而慶詒等則以車阻迄

不能達急改乘小輪輾轉數日始於二十四日午刻抵家則已長呼不應矣易簣之前不能多語但諭曰汝勿貸錢又諭慶永曰汝宜聽汝父命凡事須對於天如是而已嗚呼痛哉痛哉尙忍述哉此外世系別有紀載配

胡太夫人別具事略子一不孝文治娶郁氏繼娶黃

氏女一文珠適同邑戊子科副貢生郵傳部主事許沐鏞字弼丞至性過人間 府君喪不遠三千里來弔撫棺痛哭曰四十年翁婿之情而今已矣亦可見感情之篤矣孫男四長慶詒娶俞氏次慶平殤次慶增次慶永孫女一慶婉殤曾孫女一孝純初 府君望曾孫綦切

茹經堂文集

卷五

十一

迨棄養七月後曾孫孝先生則已不及見矣嗚呼嗚呼伏念 府君畢生勤苦砥礪廉隅文治不肖僅得紀其梗概如此然不敢有一字之文飾也昔歐陽文忠公作瀧岡阡表曾文正公作台洲墓表皆能傳諸無窮文治之文何敢擬二公且以際遇而論二公皆居全盛之時而文治則禾黍之恨悲於前蓼莪之恤銜於後更有大痛於心者司馬子長曰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以父母之憐其子也如文治者屢呼父母而罔應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痛哉痛哉

先妣胡太夫人事略

庚戌

不孝文治除 母喪既逾年 家君詔之曰汝母辛勤  
勞苦數十載佐子成家汝當爲文記之文治於是椎心  
忍淚以執筆焉 先妣胡氏外祖諱汝直字古愚妣陳  
氏 先妣自幼端正嚴肅待人以誠爲古愚公所鍾愛  
口授孝經四書通經史大義年二十一來歸 家君時

先王父 繼王母王太夫人暨 庶曾祖母張太夫  
人在堂生計甚艱 先妣摒擋家務井然有條 先王

父甚喜以爲中饋從此得人也歲庚申春 庶曾祖母

病 先妣侍奉不稍離迨 庶曾祖母棄養哭泣盡哀

輒呼心痛由是得肝鬱疾是年四月粵匪竄蘇松太各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七

郡縣四出侵掠 先王父挈全眷避於鄉癸亥姊氏文

珠生時烽火頻驚 先王父決計渡江而北 先妣適

患病顛沛流離殆不能支而衣食之費益無所出 先

妣則盡典奩中衣飾以備 堂上甘旨之奉 先王父

恆語人曰江北之役吾全家不至餓死者賴有賢婦也

既 繼王母棄養 先妣益孤苦熒熒形影相弔而色

養 先王父不少懈歲甲子寇平渡江而南賃居邑之

岳王市奉 先王父彌謹乙丑生不孝文治丙寅遷入

城庚午文治六歲 先妣卽命入塾讀書入塾次日文

治卽逃塾 先妣執大杖當門痛責之曰汝父就館蘇

臺汝廢學何以對汝父歸當撻死文治懼入塾次日復  
逃歸 先妣復痛責之文治遂不敢歸嗚呼此情此景  
至今宛然如在目前也文治課不熟 先妣復嚴責之  
曰汝爲先生撻毋甯我撻汝戊寅冬 先王父暨 外  
祖父見背相距止二十日 先妣擗踊哭泣痛不欲生  
自是遂屢發肝鬱之證顧以家屢空猶時時勤針黹售  
以爲食壬午文治娶婦郁氏旋舉於鄉 先妣心稍慰  
顧肝風動輒眩暈猶勉勸文治曰汝當速赴公車毋以  
吾爲念癸未夏姊氏卒姊性至孝能茹苦善承志意

先妣痛甚眩暈病復大作歷甲申至己丑日不離藥餌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五

而病勢不少殺每疾作輒數時不能語文治至今夜夢  
及之心猶怖悸追索音容渺然不可復得嗚呼嚮者常  
侍 母疾以爲苦境孰意至於今日此苦境者僅得之  
於夢中耶庚寅延浙醫沈雲程診視投以白鳳丸漸痊  
能起坐然困苦已十餘年壬辰四月外祖母棄養 先  
妣哭竭聲嘶疾屢作旋聞文治侍撻南宮觀政農曹乃  
稍自排遣宿疾漸瘥癸巳春遂偕 家君就養入都甲  
午日人起覺薄奉天寢寢窺津沽 先妣曰設有不測  
吾當投繯以報

國幸和議成得無恙而文治婦郁氏適於是年以產難

卒 先妣哭之慟眩暈疾又時作乙未冬爲文治續娶婦黃氏心力愈瘁丁酉夏猝中風得半身不遂之證至是而 先妣常臥牀蓐矣庚子拳匪難作文治奉 親避難於京北之平義分村 先妣以

國難痛憤不食二十餘日家人勸慰漸進飲食壬寅文治隨使歐西癸卯由外務部郎中洊升商部右丞丙午春蒙

恩補授商部左侍郎旋奉

命暫署農工商部尙書

天恩優渥 先妣惟以忠孝之詞嚴行誡勉乃其年十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七

月二十九日猝發痰疾神思恍惚延中醫診視弗愈改延東醫診治又弗愈至十二月中旬痰喘益急至二十一日已刻遂棄不孝文治而長逝矣嗚呼痛哉 先妣生於道光十九年己亥十一月初二日巳時歿於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巳時春秋六十有八生子一不孝文治女一卽姊文珠適同邑副貢生今郵傳部主事許沐鏢孫四慶詒慶平慶增慶永 先妣居恆敬宗睦族無有懈時 先塋在邑劉河堡之澹清揚子涇憶二十餘年前有以澹清墓道宜畚土結籬來告者時家儲僅數緡 先妣悉出以與之旣知爲所給亦

弗校揚子涇 先塋累歲經營規模猶具丙午歲 家

君爲族弟變治聘婦王氏 先妣喜曰是子成家吾願

足矣蓋變治爲本生 先曾祖稻薈公支僅存一脈者

也平居嚴毅性成教人惟以至誠爲宗旨見兒童嬉戲

頗寬恕至誑語則必戒之曰幼子常示毋誑若幼而誑

語長必欺人矣誠身順親信友獲上要以幼時不妄語

爲本見閒游無度者輒痛恨之誨文治曰古人有言其

爲人也多暇日其過人不遠此統男子婦人而言若好

閒游者非佳子弟卽非佳婦當肝鬱疾甚時診治百方

均無效有以鴉片煙進者 先妣嚴拒之曰吾不能留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五

惡名以上累 祖宗下害孫子易簣之前日痰壅喉間

堅握文治手呼曰兒兒文治哽咽不能應 先妣復欲

有語則喘甚不復成聲嗚呼痛哉 先妣之志與夫期

望文治之心至矣盡矣文治平時侍奉無狀又弗能研

究醫理以療親疾椎心泣血不可爲人不可爲子至此

而猶忍執筆耶嗚呼痛哉

歸高陽姊氏墓誌銘

庚戌

姊氏名文珠長文治三歲幼聰慧未嘗入塾常手一編

就 祖父問之數年遂通文理喜讀唐詩及吾鄉吳祭

酒詩雖累數百言能背誦無遺焉吳俗故重男輕女子

而吾祖吾父母鍾愛文治尤甚凡衣之暖者衣文  
治食之甘者飫文治姊默然未嘗一言校也文治幼頑  
好弄吾母性至嚴每有過犯吾母恐拂祖父心  
則重撻姊氏以懼文治姊更潛然弗敢一言辯也祖  
父之棄養也以光緒四年吾母內茹苦外形勞神尪  
肝鬱疾大作累日不語文治時幼穉惶遽思奔禱於神  
急趨竈前則見姊跪竈下稽顙有聲見文治至卽起立  
曰母稍瘡乎弟不侍疾來何爲者踰時母弗蘇文  
治益惶急計無所出思割臂肉冀以療母姊泣止之  
曰弟此事傷生不可爲也越數日母稍瘥然肝疾仍  
茹經堂文集 卷五 六

時作時止作時眩暈又不能言當是時吾父適館滬  
上不得歸姊弟二人侍疾形影相依雖步履未敢稍稍  
有聲中夜聞鵬鳥在屋顛叫呼兩人嘿然相對視心惴  
惴或竊竊作祈禱語以答鵬鳥謂吾輩當代吾母來  
矣嗚呼此境尙忍述耶光緒壬午文治舉於鄉姊甚喜  
癸未入都應禮部試姊貽手書詢京都景物之盛迨五  
月文治下第歸姊已疾病自知不起曰弟吾兩人手足  
之情今分離矣其歿也吾父吾母哭之尤慟戚黨  
長者儕輩皆爲失聲姊性至孝婉順善體志意祖父  
之歿擗踊哭泣幾不欲生曲承吾母教凡紉針組紃

烹飪酒食之事無不善灑掃炊爨并汲廁踰之事無不親以同治元年壬戌三月初八日生以光緒九年癸未五月二十二日卒得年僅二十有二幼受許氏聘吾婁之俗凡已許嫁者雖殤亦歸其家姊夫許君弼丞迎姊柩歸兩家遂相往來姊氏既歿之二十餘年許君貴誥贈宜人遷葬於太倉城東板橋河東九都上六圖文治乃攀涕爲文以誌之且追銘其墓曰

疇與天地比壽兮與螻蛄以爭春秋縱十二萬年亦須臾兮孰知其或短而或修唯歿世而無名兮乃古來賢聖之所羞姊有弟兮爲文千秋萬歲兮能知姊名姊乎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七

姊乎甯虛所生

郁夫人家傳

甲午

庚戌年改正

夫人姓郁氏字冰雪居婁之新塘市國學生諱振鏞公第三女幼卽婉婉長益淑慎年十六七時有貴宦聞夫人賢議聘爲繼室夫人聞之憤惋不食其姊氏私叩之則曰彼貴宦何爲者吾自有福若無福適以促我之死耳若有福則吾且自貴彼貴宦何爲者家人聞之議遂止歲庚辰夫人年二十始受聘是年子補博士弟子員榜發夜夫人夢雙鯉躍起及曉報至夫人竊喜以爲瑞徵壬午仲春來歸予家時吾母病甚執贄贄見之時

俱強勉成禮禮成後病復大作夫人朝夕侍疾無倦容  
吾夫母病肝陽疾作輒盛怒夫人恆惴惴焉栗栗焉起  
敬起孝勞而不怨吾夫母喜嘗語人曰吾婦無他勝人  
者惟德性差勝人耳嗚呼以今日吾夫母病愈之時而  
念昔日夫人侍疾之時奚啻錐刺於心痛澈於肝肺也  
癸未歲吾姊未嫁而殤吾夫母痛甚夫人上慰堂上下  
拊擋諸事周旋其間無少失墜乙酉歲予肄業江陰  
南菁講舍夫人以姑病而予遠游也牽衣而泣子爲  
之忡忡不食者二日己丑春正公車首途嚴命留京  
讀書子乃以代侍堂上甘旨必潔諄屬夫人夫人應  
茹經堂文集

卷五

六

曰是吾分也庚寅夏予又鍛羽歸夫人慰予曰遇不遇  
命也得平安足矣壬辰會試予捷南宮旋分農曹未得  
入詞館夫人慰堂上曰凡事緣命較之往年不幸幸  
矣吾鄉地本僻壤廝養下走往往有所請託或求挈以  
赴都夫人謝之曰吾家入都仍作蒙師耳非爲宦也予  
聞斯言私心甚喜以爲異日庶幾助我爲廉吏癸巳季  
冬夫人懷妊乃大喜謂予曰吾素願有三事乞姑病  
之速愈冀君捷冀一索而得男今三者皆遂矣嗚呼孰  
謂夫人竟因此而死耶夫人性至孝居外舅喪鼠思泣  
血哭踊欲絕嘗語子曰吾父當兵燹時聞關跋涉徒步

數十里常置我於筐擔之而行吾飢而啼則以糕哺我人皆以吾不得生而吾父母卒不忍棄我今吾父已矣罔極之恩吾無以報也言已輒嗚咽外舅母楊氏尤鍾愛夫人夫人思母每隕涕而卒以家事繁夥 姑病間作膝下熒熒又無諸姑伯姊分任厥事故常悒悒不敢言歸平居無私貨無私蓄 舅姑有命則尤致謹於

無形之地隍勉胥飾務期一家和睦無怨蓋其至性實

有大過人者

原本下有吾 母喜麪食夫人善爲麪蘆 姑歡性尤好施與未嫁之初晉省大饑夫人曾積紡績錢數緡盡捐輸之初未讀書來歸後子教以臨帖遂能作小楷懷妊數月於暇刻爲講解小學數條輒能領會云云子細審文體去此三節則氣較緊而又不忍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七

刪去故附記之予性好飲每飲輒醉及醒夫人常從容進諫曰

君縱不節飲如 堂上不樂何予以嗜欲難克弗能聽

也秉性儉約藜藿之膳茹之不厭 堂上甘旨雖豐弗

敢下箸衣裳做紉箴補綴雖有新者弗易而氣質純厚

遇事必以誠慤事予尤爲周至猶憶去年八月予大病

夫人晝夜不寐予憐之屬其少睡夫人輒於夢中躍起

問予安否嗚呼予病不死而夫人竟舍我而去耶夫人

病不過七日病時絕無訣別愁慘之語蓋初不自料其

死也迨疾亟不能言吾 母呼之夫人淚熒然欲下墜

予撫其心心乃忽躍起於予手中繞匝數次嗚呼夫人

之不忍舍予固無待言而卒舍予而去者豈非以予平日之積不善而有以致此也且夫人來歸予十三年中衣服飲食爲予調護惟謹兼值其時艱難辛苦幾無一日得開口而笑今以予之隱慝致使母子二命同時慘罹其厄夫人真不負予子乃永負夫人嗚呼子誠不敢怨天而天之待我何其酷耶

原本下有子嘗見當世有不能議酒漿五飯者退而自思未嘗不喜有賢婦嗚呼今而後安所復得賢婦以傲人云云今刪去

夫閨閣瑣屑之行悼亡悵悵之辭本不當形諸著述然易之象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孟子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自晚近來風尚涼薄婦人女子之庸行亦或不少概見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三

如夫人之忠厚恪謹蓋亦世俗之所難予故特爲之傳以塞吾悲且大書之所以矢勿忘也夫人以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生以光緒二十年八月初五日卒卒時年三十有四生一子癸

夫人病始於七月二十九日余於晦日以周易筮之遇賁之明夷曰白賁无咎又曰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予心知其不祥私禱於天但祈偕老雖終身淪落廢棄亦且無怨而天竟不我許也事後思之白賁者素服之象登天入地者死象明夷離下坤上離爲大腹懷妊之象賁之明夷以陽變陰乃坤滅之象

坤數六故越六日而死也然則數果前定耶文治揮  
淚再記

七叔寄亭公家傳

己未

公諱錫翰字寄亭復愚公季子以兄弟姊妹並齒故行  
七生二歲罹庚申之變呱呱襁褓中備歷艱危年寢長  
嶄然露頭角篤於孝友其天性也弱冠時丁復愚公喪  
哀毀逾恆旋受業 家君門下刻意向學未及半載仲  
兄益卿公又歿先是伯兄錫禮公未冠而殤公痛家不  
造追念兩兄形單影隻憂患迭乘心力交瘁矣中年母  
王太夫人以耄年壽終公喪妣一如喪考時嘗曰吾飲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三

酒雖一豆觴必待母側同飲今已矣向不茹素至忌日  
則必致齋焉平居處境雖逆讀書不輟補博士弟子員  
知習舉子業爲強弩末命諸子分赴津滬各學校肄業  
卒底於成義方之訓其識時務者與復愚公總持屯衛  
糧務被累墊巨資飲恨以終公痛之而不敢有所計較  
也甲寅屯田改編民田奔走呼號釐剔靡有甯日嗣繳  
價事起當道極意羅掘欲得巨款而同衛皆赤貧且多  
孤寡煢煢靡所控訴嚴檄下公聞之痛哭不得已與同  
衛悉心商榷載罹寒暑始克就緒被推爲鎮海衛維持  
會會長旋江蘇官產處又聘爲顧問聞望交孚蓋有由

來矣餘如地方公益經理普濟育嬰皆以欸不虛糜事  
歸實是爲宗旨襄辦平糶惠及貧民雖溽暑汗涔下亦  
弗辭濬戚浦則巡視海塘躬親其事繼濬劉家港爲水  
利局西局主任駐河干晝夜督夫役矢慎矢勤勞怨不  
避又贊助陳氏啟明學校弇北子弟造就甚盛公之對  
於桑梓義務如是其勿憚煩也文治少小頗狂而公最  
器之文酒之事輒相共嘗同讀嘉定黃陶菴先生集公  
好之篤謂文治曰吾讀是書不屑讀制義矣文治官京  
師十餘年壬寅二月 家君函促公至京敘手足之誼  
時僑居馬佳紹氏愚園中情話拳拳其樂無極丙午文

姑經堂文集

卷五

三

治又奉 家君命乞公復至京佐理家政手鈔先世吟  
秋遺稿墨池雜誌並家譜等卽授諸梓公復親校讎之  
回憶曩者春明侍飲風清月白賦詩彈棋或擊節高誦  
神來興往 家君醉酒題公玉照文治學題小詩以志  
景仰公怡然渙然淵乎若有所思至今宛在目前也此  
年公患中風症手足痿痺不良於行今春稍瘥四月間  
以事赴滬莅文治寓開尊歡顏談笑自若文治爰訂新  
秋惠麓之遊冀與 家君敘話載酒泛舟一攬太湖之  
勝不意時逾二旬而公竟溘然長逝矣時文治適患目  
疾居蘇州醫院哭不能憑棺祭不能親奠望風零涕痛

何如矣在先吾家暨同族有慶弔事公輒爲經紀之丁  
未春 先妣胡太夫人喪歸自京師舍於西城隆福禪  
寺中賓朋禮接兆域經營惟公是詢居恆田產瑣碎亦  
惟公是賴今則 家君如折一臂其悲更可知矣公春  
秋六十德配鄭太夫人子四長文壽爲益卿公後畢業  
於北京高等實業學校現任財政部化驗工程師次文  
蓓邑庠生畢業於上海速成師範學校早世三文萃畢  
業於太倉中學校現觀政審計院四文荃出爲鑫甫公  
後畢業於天津陸軍軍醫學校現任湖南軍醫官女二  
長秀柔適陳留次秀蕊適樂安孫五慶岳慶禧慶釐慶  
茹經堂文集 卷五

恆慶炎孫女七

贊曰淵淵我公篤實性成頌詩讀書泊然無營下帷攻  
苦庠序蜚聲屯田改作力與維持固窮編戶奔走陳詞  
先民有言老成典型何期梁木儵爾頽傾謹狀遺行百  
世流芬

二叔母徐孺人墓誌銘

癸卯

叔母姓徐氏幼而淑慎年口口來歸我叔諱錫泰鑫甫  
君光緒二十七年口月鑫甫君以貧病卒叔母欲以死  
殉者屢屢會傭媪營救得免叔母於是典質衣飾朝齋  
暮鹽惇惇以度日其所處殆非人境所能堪也既逾數

月有以蜚語橫誣之者叔母遂於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自經死死之後文治具狀達於禮部爲請於朝得旌如例嗚呼聖人有言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若叔母者其堅貞之志定於居恆不幸而橫被謗議則一死以自明其苦節由是其姓氏得傳於閭里而聞於

九重是固非匹婦之爲諒者所能擬也嗟哉其垂死不瞑之恨可以已矣冬月之吉將與龔甫君合葬於某阡文治於是郵文而系之以銘銘曰苦節貞凶傳曰道窮嗚呼叔母茹苦以終清白著於家乘尙無遺憾於冥漠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五

之中

外祖古愚胡公家傳

庚戌

公諱汝直字古愚鎮洋縣邑庠生舉鄉飲介賓先世居徽州後遷鎮洋公治科舉學授童蒙章句以爲恆業不屑屑世俗之榮利與名道咸之間海上通商公橐筆申江初設帳於上海嚴氏繼設帳於廣東鄭氏意泊如也丰裁嚴正廉介不苟後進有過恆面斥之不少假借工書法筆意在蘇米二家之間所書匾額楹聯流傳不可勝數戚黨皆藏之以爲榮而公絕不取值焉歲壬戌粵匪竄蘇太公挈全家避難海門有外甥張氏戊勳昆仲

自賊中逃歸見公短褐不完髮種種盡蟣蝨公痛惜爲  
加薰沐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課以書督讀常至夜分至  
張氏昆季成立歷十年如一日其平居教誨生徒口誦  
指畫必懇必誠有設問必觀其志歲丙子文治隨家  
大人至滬上因受業於公時初受左氏春秋至鄭伯克  
段於鄆事公問曰鄭伯與段優劣奚如文治對曰鄭伯  
失教段不弟無可優劣也公莞然曰孺子可教矣性善  
飲文治侍立其旁公則喜一夕被酒言曰汝志之吾擇  
婿家俱窮天下惟窮爲至清至高至美之事蓋君子固  
窮惟窮乃能自立富斯濫矣主鄭氏時館僮踐踏米穀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五

公怒甚痛責之旣而慨然謂文治曰若曹秉性殘忍不  
知物力之艱難終其身當爲奴僕汝志吾言以爲驗其  
狷介嚴毅如此德配陳太夫人質實慈祥持家勤儉并  
并有法度生子一秉彝女二長卽先母太夫人次爲  
黃太夫人文治之外姑也秉彝舅氏年二十娶室有日  
矣忽患痘證殤公哭之慟自是居恆鬱鬱幾無意於人  
世其五十初度自撰聯云有子忽亡何以見先人於地  
下來日苦短祇得聽後命於天公憶公常懸此聯於臥  
室中先母太夫人對之輒欷歔泣下焉然公雖無子  
當屬續之夕先母太夫人暨黃太夫人俱擗踊欲絕

殯斂一衷於禮鄰里咸爲感動流涕曰嗟乎有女如此有子者所弗如矣公於諸外孫孫女中尤愛文治當疾革時文治適應童子試公呻吟問曰汝用功何如迨報罷公神志憊惘曰穎孫入學矣或告之曰未也則佛然轉側臥彌留之際文治哭呼之猶爲一領首焉嗚呼公之鍾愛文治如此至今思之猶爲心痛而先母太夫人棄養亦已數載於茲矣嘉言懿行不獲追詢一二以表揚於後世回念兒時膝下依依恍惚如夢寐更不自知涕泗之橫流也公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四月十八日歿於光緒四年戊寅十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七光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五

緒壬辰陳太夫人卒合葬於邑之西門外吳塘橋某都公歿後以猶子景堯爲嗣亦早卒孫保梓今已成立矣論者以爲善人必當有後云

論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德行而已矣粵匪之難公第六符公需次糧臺曾拯楊氏難女挈之歸值公遭西河之痛勸納爲筵室公則曰有子而天命也今吾年力已就衰而楊氏女甫及笄儻納而不育貽誤滋多不如弟自納之弟有子卽吾有子得延先人血脈於願足矣後果得景堯舅氏以爲續蓋此落落數言皆發於孝友惻隱之至性天地鬼神實聞之矣嗚呼家庭中德行

其尤可風世哉其尤可風世哉

外舅郁銘軒先生家傳

丁巳

嗚呼文治不幸當壯歲抱琴絃之痛迄今距郁氏先夫  
人之歿已二十有三年矣濡筆以傳吾外舅蓋猶有隱  
痛於厥心者先生諱振鏞字銘軒江蘇太倉州之新塘  
鎮人秉性長厚里中莫不目之曰善人幼有武力尙氣  
節當咸豐庚申粵匪踞郡城四出劫掠焚燒慘無人道  
新塘有黃鳳翔者糾鄉民拒之裹巾白頭特起連營於  
東鄉之板橋眾響應時稱十萬先生知鄉民不習戰恐  
不足恃亟聯合郡紳李君方焯等通稟大府請兵爲援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七

隄甫再上而蘇城逆軍悉精銳至鄉民既乏火器又無  
戰馬臨陳陳部勒進退俱不如法遂一敗塗地死者數萬  
人妻水爲之赤先生度事不可爲乃竄伏草野間喟然  
歎曰吾鄉義兵已矣吾處於今之時其惟積善以種德  
乎爰於新塘一隅屬邑之避難者而爲之主邑中耆宿  
如王逸侯楊葉航兩先生皆相與爲患難交而姻婭王  
介眉先生自賊中逃歸尤痛苦先生多方營護之介眉  
先生感其德恆稱道弗衰云粵寇旣平當事者銳意興  
水利開濬劉河有委員褚某者性貪橫河工旣竣索數  
百緡爲壽有敢不應則詈而撻之先生從叔某爲所窘

先生乃自與抗論褚某舉策欲扶先生先生乃提而舉之置廳事間數之曰君貪橫如此吾將爲吾鄉之人一洩其忿然君官也吾不可以無禮將訴君於大府矣眾懼呼褚某逸去卒畏清議不敢言事遂寢鎮有某姓者素陵侮鄉人冤苦不得訴一夕鄉民某竟縊諸其門先生夜半過見之大駭亟解救之蘇贈以錢數緡温語勸慰良久揮手令歸鄉民流涕稽首去而某姓終未之知也生平慷慨喜賓客客至輒留聚飲或不供則典質衣物沽酒市脯盡懽而散文治每至其家先生喜恆自買果蔬雞魚之屬煮酒親酌文治踉蹌不安先生笑慰之

曰子母然吾固樂此也迨文治將歸城先生愀然不樂不得已勉強數日先生又喜及歸則又不樂歲率以爲常光緒己丑春應南宮試叩別先生前先生曰子勉諸會見翱翔日月邊也迨庚寅又下第歸則先生棄養已數月先夫人泣告曰吾無父矣前月某夜吾夢吾父來言登科者馮姓吾婿仍未售耳吾父始終惓惓於君此心不死魂魄其猶依君乎時則相對累歎無可慰藉越日亟登其堂爲文以祭之不禁泣下之沾襟也是年冬月營葬先夫人臨穴擗踊而拜哀呼如不欲生蓋先生愛女慕切而先夫人感念劬勞顧復之恩則更有獨摯

者嘗告文治曰粵匪之難吾生才一二歲每當寇至吾  
母倉皇遠避家人慮呱呱者貽累且恐爲賊蹤跡欲棄  
吾者屢矣而吾父不忍輒置吾於大筐中擔荷以奔吾  
飢而啼則以糕哺吾乃得存活以迄於今罔極之恩吾  
無以報也言未竟嗚咽不成聲嗚呼而今尙忍述耶先  
生有兄字小石先生積學早殞先生事嫂如母一家和  
睦無間然德配楊氏岳母慈祥温厚治家以禮子一名  
朝桂邑庠生能世其家女三長適同邑張君慶同光緒  
乙亥舉人次適同鎮朱君紹幼卽先夫人公嘗語人曰  
吾幼瑁尤勝於長瑁也先生既歿十餘年文治爲請於  
茹經堂文集

卷五

无

朝乞贈如例

制曰可特贈先生榮祿大夫妻楊氏夫人公曾孫人曰  
贈一品夫人嗚呼先生過矣而其德行遺澤至今猶膾  
炙於閭里鄉黨中也先夫人無以報先生而文治之所  
以報先生者僅區區斯文耳黎陽氏有繼起能讀斯文  
者其尙毋忘先德哉其尙毋忘先德哉

外舅黃浚之先生家傳 丁巳

先生諱鏡渠字潛侯號浚之晚號寄盦考諱慶雲本生  
考諱慶雲咸豐二年舉人官丹陽訓導先生自幼隨侍  
遭寇亂訓導公自丹陽歸未幾歿不得已棄儒學買顧

以廢讀恆鬱鬱不自得同治二年寇平年十八矣重理四子五經舉不能省記乃發憤下帷髮不櫛衣不濯夏夜照月蚊蚋嘅之不之覺冬日栗烈味爽起溫水洗手作大字百餘苦讀不舍吟聲達戶外如是數年以縣試第一遊於庠踰年補增廣生然鄉闈輒報罷年近四旬遂不復應試江蘇浮糧甲天下自道咸以來邑人之黠者借佃戶攬費爲名巧取於農窮佃有賣兒鬻婦以償者至同光間未革也先生憫之創議限攬費稟州縣詳大吏上游聽之立碑義倉而弊始革三農被惠有感泣者顧推鄉老輩主其事曰吾不敢以是沽名也錢價低昂向爲市儉壟斷藪而鹽商因緣漁利每銀一圓出入參差販夫權量更上下其手先生約同人公呈大府剔除其弊後鹽商屢請復舊以重賄餌不爲動顧先生嚴以律己未嘗不寬以待人故友朋間重其品而感其德先生尤樂善不倦嘗述程子言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城內外棄嬰夥舊嬰堂不足以容先生首創保嬰之議借江少耕文燦金蓬生篋徐菊生敦穆定章程籌欸項炎天酷暑手一冊奔走喘汗刺刺勸募至夜分不懈雖富家儉嗇平素拔一毛不爲者感其精誠亦改慳分羨以助數年間事以辦築堂於大東門之

通衢蓋三十年來所活嬰殆不下千百云先生中年後  
家中落橐筆走浙江依姊婿王介眉大令幕大令稔公  
廉委以錢漕出內事先生悉力佐之甥鳳璘頗聰悟臨  
厲風發先生常勸以長厚並進以義理之學人迂之弗  
顧也體多疾旣歸里鬱伊無聊又與世輒鑿柄晚年咄  
咄書空如得心疾光緒乙未八月患痢遂不起時伯兄  
澄之先生客江西未歸臨歿瞠目四顧曰吾兄歸來乎  
炯然不瞑家人羣繞之哭乃瞑初宗祠歲久將圯先生  
籌歲修策又議擴祭產爲義莊而族人各持己意不潰  
於成彌留時以此事爲憾也嗚呼孟子以孳孳爲善者

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蹠之徒曠觀今世彼雞鳴而起爲  
利之徒逸樂富厚或累世不絕而爲善者率終身不得  
志甚至侘傺以死豈造物者竟夢夢與抑氣運之適然  
與莊周有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蓋天之報  
施善惡常在數十年或百年後爲並時人所不能見者  
然則爲惡者又何倖而爲善者又何不勸耶先生生於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九日歿於光緒二十二年八月  
十八日春秋四十有八元聘錢氏未歸而卒繼娶胡氏  
文治姨母也婉婉多淑德子二彬琳稟貢生彬瑞殤女  
一彬瓊適同邑唐文治先生歿十餘年文治官農工商

部侍郎

贈贈榮祿大夫錢氏胡氏

贈封一品夫人

贊曰文治未冠時嘗發言驚座座客滋不悅先生笑語客曰若母狂是兒十年後若輩皆退避三舍矣既爲介紹於太原師之門執贄之日挈文治往復緣督而訓勉之此情此景宛然目前也甲午秋文治抱琴絃之戚遂重之以婚姻焉疾革自言曰吾竟與穎甥慳一面乎穎文治小字也嗚呼先生之愛我期我教誨我至矣而文治德不脩學不講功業之不成心滋愧矣吁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三

姨母胡孺人家傳

丁巳

姨母姓胡氏諱珍江蘇太倉人外叔祖六符公第二女適同邑金丈仲德諱庭策將嫁之前六符公大病幾垂絕矣姨母亟割臂肉和藥以進裹創後暈絕迨蘇面無人色惟姊妹輩稍稍知之越日卽于歸金氏又明日歸甯淚交於睫不語倉皇遍觀家人顏色蓋恐六符公已逝世也而家人咸喜動眉宇則六符公病已大痊矣踰二年仲德丈遊於庠姨母甚喜生一子殤踰年復妊而仲德丈病瘳瘵已不起姨母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仲德丈歿姨母痛絕欲自裁人勸之念遺孤在腹強

勉自抑制旋因哀毀未及期誕或賀之曰男也姨母憮  
惘中悽然曰毋誑我兒不育矣痛徹於心無滴乳人亦  
無爲覓乳者未幾兒果殤遂絕粒越數日卒嗚呼苦節  
不可貞天道慘酷乃有如此者初姨母未嫁時六符公  
有妾母氏毫矣家庭嗃嗃多瑣碎語及適金嫂氏又嚴  
厲頗索疵類仲德丈家又赤貧朝糞莫鹽動輒告罄冬  
日栗烈飛絮破棉殆無完好生平所歷艱苦幾非人境  
所堪雖以賢人君子處此庸不免有怨咨者而姨母處  
之怡然泰然從未見諸顏色敬恭輯和悉協於禮摒擋  
家事常若綽有餘裕迨其歿也鄉黨妯娌輩追思往日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五

無不泣數行下者嗚呼可謂難矣性聰慧夙通經史大  
義好善如不及聞古烈女風輒慨然慕之年十數歲時  
偶抱膝坐先母呼之曰妹欲學古人之抱膝長吟耶  
非吾輩女子事也姨母聞之悚然自是端謹無稍懈云  
姨母既歿數年文治爲請於

朝得

旌孝烈如例

贊曰姨母先祖之寄女也先祖棄養姨母哭極哀

平居與先母太夫人最相得尤愛先姊文珠針黹箒

燈爰笑爰語先母多病姨母來視之恆左右不離吾

家有事姨母輒爲處分之井然秩然罔不當先母意  
文治登賢書姨母喜語之曰汝砥行立名自此始矣亟  
勉之己丑赴南宮試叩別依依迨庚寅下第歸則姨母  
已殉夫死先母流涕告文治曰吾折一臂矣登其堂  
展拜之不知涕泗之何從也金氏故吾婁望族今子姓  
稀少求嗣續而不可得嗚呼尤可痛哉文治  
家祠藏書謹志乙丑

宣統三年辛亥春文治將建新屋於無錫之西溪吾  
父命之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吾家世素寒祠宇  
未就汝宜先建家祠以展春秋祀事文治謹受命謹建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三

祠兩楹於屋之左偏北上南向敬將先人遺書都藏  
其中甲子冬吾父棄養文治鮮民之生哀感百集乙  
丑冬十一月督大兒慶齡稍稍整理攷先世自良鼎  
公後至七世祖宏任公始留手澤存冊頁中六世  
祖南軒公五世祖墨池公始著詩文吾父繼墨  
池公而起生平孳孳文學所存以詩賦爲多茲謹分爲  
三類曰遺著類先人所自著也曰遺鈔類手輯及親  
鈔者也曰遺籍類則舊藏披覽者也嗚呼追憶吾父  
深寶先世遺書嘗指漁菁華錄示文治曰此墨  
池公舊藏也又嘗指周官情義曰此汝祖父讀本也

遺書雖不多然皆先人心血之所寄也至今念之曷  
禁涕淚之浪浪也謹錄書目如左云

遺著類 附雜記

南軒公吟秋遺稿一冊 續吟秋稿一冊

墨池公雜著一冊 詩稿二冊

若欽公賦稿四冊 詩稿六冊 行年錄二冊 避難

等日記一冊 遺囑一冊 家書八冊 長孫留學美

國記事三冊 三孫留學美國要言一冊 聞見雜誌

一冊 雜記一冊 行素田園錄一冊

遺鈔類

茹經堂文集 卷五

先世遺澤一冊

墨池公愛蓮居叢鈔八冊

翼亭公鈔 聖諭廣訓一冊 唐氏宗支一冊 沿海

地圖三冊 國朝婁江諸生譜二冊 綱鑑易知錄一

冊 高厚蒙求二冊 篆文集韻一冊 守城臨軍事

宜一冊 藥性總義一冊

若欽公輯陸桴亭先生遺書二十八冊 鈔王弼州先

生讀書後一冊 鄉先賢遺著一冊 梅村詩摘鈔一

冊 王學質疑一冊 明辨錄一冊 先哲格言二冊

周易故訓訂二冊 雕蟲篆刻一冊 諸君做帶一

冊

遺籍類

墨池公藏漁洋山人菁華錄四冊 鈕玉樵臨野堂集

二冊 瓠贖二冊

翼亭公藏周官精義三冊

若欽公臨吳摯甫古文尙書評點一冊 臨張皋文漢

書評點十六冊 王臣注文選二十冊 評人未詳 元板李

忠定公奏議十冊 經訓堂原刻呂氏春秋六冊 困

學紀聞十二冊 歷朝賦鈔十冊 賦學正鵠六冊

吾家自 曾祖考堯莫公由上海徙回太倉家益中落

茹經堂文集 卷五

美

始居北門外之營房旋徙城東之邊行街粵匪難作旋

徙江北之海門鎮難平後旋徙回太倉之岳王市旋徙

城中大橋南之胡氏宅卽吾 外祖古愚公屋也旋徙

城東飛雲橋旋徙南牌坊之趙家廳旋徙大橋南之王

氏宅如是者凡八徙矣文治通籍後徙北京始居東單

牌樓之新開路義和拳匪難作旋徙京北之平義分村

難平後旋徙北城王佐胡同之世氏宅旋徙新鮮胡同

之紹氏宅旋徙西單牌樓之西斜街文治旋居 先妣

憂南歸徙居上海之南洋學校旋徙無錫之西溪如是

者又七徙矣凡吾 祖吾 父足跡之所經皆諸書所

經歷之地也今諸書依然無恙而吾祖吾父其安在乎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古君子之不忍也聞祖若父之遺事盡焉不知涕之何從今文治展卷思維有不泫然如見其親者乎孝經有言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續者非徒形骸而已舉吾親之志氣精神畢萃於吾之一身戰戰兢兢保茲弗失而後吾親乃可以常存今諸書當風霜兵燹之餘吾祖吾父流離遷徙與之性命相依始得存什中之四五非夫志氣精神完固續密何以有此此非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乎文治縱不得與吾祖吾父再權聚於茹經堂文集卷五

毛

一堂而志氣精神固有儼然愾然宛乎在心目間者則更爲之摩抄悲愴而不能已楚茨之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對茲家寶懷慄焉深自勗勉更願爲世世子孫永勉之矣

家祠藏救生繩謹志

乙丑

嗚呼吾祖吾父母備嘗險阻以成家其艱苦豈語言所能盡哉觀家祠所藏救生繩淚雨落不能止矣蓋是繩吾母嫁時物也文治幼時吾母嘗指此繩而告之曰吾家當同治壬戌夏避粵匪難于太倉邑之閘鎮舉家匿伏舟中泊河干忽一日子福伯倉皇奔告曰

賊至矣汝 父居停陶氏急運米至舟中轉瞬間槍聲環起烽火已逼煙燄蔽空兩岸逃難者潮湧曰賊數千人雷奔電掣來矣龔南者舟子也亟解纜行不踰時遇一木橋當河之衝橋低舟棚高且固驟不得過吾家舟在前舟尾逃難船奚止百艘大呼曰拆橋拆橋龔南亦呼曰拆橋拆橋兩岸人大譁曰若拆橋吾輩焉所逃汝祖汝 父立橋上惶遽搖手戒龔南勿言急用猛力壓舟棚竹木摧折棚傾手血淋漓舟乃得脫汝 祖汝父跳舟中飛檣逃甫半里忽龔南頓足曰死矣死矣舟纜斷可奈何吾急以此繩授之以代纜急行五六里茹經堂文集

卷五

五

地名新涇塘龔南曰今夜不出此塘吾等性命皆不保吾欲赴水者再汝 祖力阻曰俟賊至始死未爲遲也時天色昏黑忽迷所向又不敢燃燈火舟遂停當是時汝姊生方數月懼其啼哭爲賊所聞乃頻頻以乳哺之終夜汝姊竟不啼時聞岸上往來人語聲號呼聲譁笑聲襍以唱歌聲舉家慄慄默然無敢喘息迨天明則見舟泊斷港中兩旁皆叢塚耳大驚急退出覓舊路乃過新涇塘午後始遇鄉人逃難者曰賊退矣昨夜新涇塘舟盡被擄僅免者一二艘耳於是舉家慶更生始謀渡江而北矣此繩者救吾全家之性命者也文治聞之至

於感泣歲壬子家祠落成吾父乃儲此繩於玻璃盒藏諸櫝中嗚呼繩乎繩乎汝救吾一家之性命吾父置汝於此爲不負汝矣顧念汝吾母嫁時物也今吾母棄養已二十年矣彌留時之苦夢寐不能忘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茲者又痛吾父之在土矣體魄之安全與否不可復得而省也生前經歷之苦況不可復得而聞也嗚呼繩乎繩乎吾今撫汝繩追念吾祖母吾父母賴汝以生存吾家得以成立吾所以撫汝繩如見吾祖母吾父母痛澈肝肺腸九迴而欲斷也

外祖古愚胡公手蹟謹志 乙丑

茹經堂文集

卷五

五

光緒己卯文治年十五冬月往省

外祖母陳太夫人

比時距

外祖父之歿踰小祥矣

外祖母所居屋曰

施家廳有假山花木之屬文治憑眺其間旋外祖母

招之入室以一小篋書授之曰此汝外祖母手澤也汝

其爲我藏之文治忻然以爲外祖母異吾書而不知

其心之痛也持歸告吾母母泣然良久曰汝後必謹藏

之文治以爲睹遺書而悲而不知其心之痛有在於書

之外者也厥後走京師居滬上徙無錫常攜以自隨幸

未失墜壬子歲家祠成旣鈎刻公所書楹聯懸諸祠

中並將手澤附藏於吾祖遺書之右乙丑冬重加檢

理計手鈔名臣奏疏一册吳趨訪古錄一册投筆集一册雜鈔一册蓋厘存者如是而已今距外祖母之歿三十有三年吾母棄養亦已二十年矣撫今追昔何以爲心吾外祖父系出安定嘉慶癸酉公族叔諱溶者領鄉薦第一人文名藉甚然不得志卒於江北某縣之教諭任其遺著甚夥書目載州志中吾母生前屢以爲言文治數十年來輾轉訪其遺書迄不可得他日無以報吾母於地下則更何以爲心嗟夫人生如逆旅耳文人學士有著作得傳於世幸矣乃如吾外祖父生平品詣篤實剛正不阿竟無片紙之文章流傳於九原已夫

茹經堂文集

卷五

罕

於人世已足悲矣生而坎坷舅氏祥生早卒并此零編斷簡無人爲之收拾附藏於異姓家祠中更足悲矣幸吾表弟保梓滬上經商尙克自立異日者或能光大其門閭謹當以此歸之則吾母雖不及見庶幾無恨於九原已夫

茹經堂文集卷五

受業唐景升謹校

茹經堂文集卷六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雜記類 碑銘哀祭類

記和碩慶親王事

甲子

光緒改元後常熟翁文恭公同龢高陽李文正公鴻藻侍講席我

皇上純孝恪敬無絲毫失德顧性喜西學求治過急內臣庸腐闕冗者流頗懷自危日讒搆於

太后之前而

兩宮於是間隔矣戊戌六月擢用康有爲梁啟超楊銳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一

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等爲京卿踔厲風發滿員皆側目八月忽傳有康梁引兵圍宮之說謠詠繁興

太后重臨朝逮康梁不獲殺楊銳等數人當是時

太后怒甚廢立已決和碩慶親王跪其前婉求不許王因以宗社安危爲言跪四時許

太后曰吾姑聽汝汝退矣王退遺矢滿禪面色若死灰惴慄者數日幸無事己亥春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子庚子義和團變起殺洋人攻使館諸庸臣眾口附和實則皆阿

太后及載漪意冀廢立之成功也時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大臣許景澄袁昶交疏諫諍之載漪等方進萋斐之言會疆臣李秉衡入都亦力擠許袁是年七月一日奉詔殺二大臣慶親王大駭求

太后乞從寬典堅不聽王遂趨大學士徐桐言曰許袁二人之冤君所知也君今一言抵吾千百言請爲代求微特二人之幸國之幸也徐曰如此輩者殺一人是一人耳王揮涕退十八日又奉

詔殺大臣徐用儀立山聯元等三人王跪於太后之前曰今殺徐用儀等如他年青史何

太后不憚曰汝速去當是時人人皆爲王危義和團匪茹經堂文集

卷六

二

更竊竊疑之王曰毋然吾非通洋人者可自明也遂赴莊親王義和匪壇焚香祈禱眾疑始釋二十日

翠華西狩

太后諭王曰汝可留守冀中國尙有轉機王叩頭流涕曰願從

太后

皇上行耳遂與其長君振貝子徒步隨

扈行三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舒文等齎總稅務司赫德書述各國公使願與中國議和請王速回王奏

聞遂奉

旨派慶親王及李鴻章爲全權大臣王乃回京時李伯相亦由粵省來會議和約大綱十二款王綏輯羣黎宣示

聖德天下人心大定辛丑春二月王親赴陝恭迓

鑾輿

皇太后猶豫未決王奏曰茲者各國修好輸誠萬一各國公使合詞籲請回

鑾拒之不可則失主權矣

兩宮意始決王隨行入都時萬民夾道嵩呼歡頌之聲洋洋盈耳蓋自辛丑以後猶得享十年太平之福皆王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三

與李伯相之力也嗚呼凡主公道是非宜達時務識本原晚近以來是非不明其號爲清流者毛舉細端罔知大體輒曰某也弱或曰某也貪及窮究其實則又不能辦一事而弱與貪有十百倍者廼轉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人心日益迷謬而用人者亦遂顛倒敷衍萬事掣肘而莫知其由嗚呼此豈非敗亡之先兆哉王旣與諸鄰邦交涉益稔遇事無多言每發一語率能折服其心滬甯鐵路貸款條約大臣盛宣懷實主之載明不許造雙線其有接造路線者當先商諸英人諾許然後得行時商部以爲喪權太甚建議由商集款建築滬杭甬路

英使爭之於外部勢洶洶王曰子毋然商民自造鐵路  
爲各國通例譬諸人家子弟皆知自好吾能禁阻之耶  
英使語塞而滬杭甬路遂成維時外患初靖朝政頗嚮  
新凡立憲法改官制廢科舉建學校設立商部郵傳部  
皆王主其事守舊者交疏彈劾弗顧也滿大臣胸懷頗  
隘時有排漢人意王獨與仁和王相國文韶南皮張相  
國之洞交驩甚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

兩宮升遐聞

皇太后眞冷時諭王曰國不可無主汝素任艱鉅宜攝  
政王流涕堅辭廼

茹經堂文集

卷六

四

命醇親王攝政焉自是厥後王雖在樞廷退讓不與國  
事辛亥變起王遂杜門不出聞其時頗有欲殺居京漢  
人者王曰若是吾與汝併命可耳乃不敢動嗚呼王之  
仁慈能持大體爲何如矣平生愛才甚摯用人各視所  
長不拘資格文治備員總署王已深審之迨後隨振貝  
子赴英倫歸後待以殊禮文治短於視每白事不能記  
牘中所云王輒舉稿指示之其謙和親下如此文治由  
部曹驟陟京堂躋卿貳雖由

九重特達之知實則王所薦剡也又以丙午冬振貝子  
赴東省奉

命以文治署理尙書往謁王談農工商部事逾二時許  
織悉靡遺後蒙

召見二次王敦勉之嗚呼詎意自此之後卽不復見王  
耶甲寅聞王薨於邸第莫不及親葬不克送每一思王  
心滋痛焉嗚呼後之修史者其尙知王之苦心哉

記翁文恭公事

甲子

吾師常熟翁文恭公叔平爲文端公第三子丙辰殿試  
以第一人授修撰戊午奉

命典試陝甘時尚未散館士林以爲榮遇甫一年公遽  
思親引疾歸其天性純孝蓋可見矣同治四年以右中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五

允奉

命弘德殿授讀光緒元年又奉

命毓慶宮授讀侍

兩朝講幄啟沃君心惟以本原

聖孝引古證今爲宗旨公於學術無所不窺而愛才尤  
如性命一藝之長獎借不絕口或忘年相契折節下交  
門生故舊徧天下交口稱頌之蓋我

朝自乾嘉以來崇尚樸學提倡宗風通人達士若羣流  
之歸洪河土壤之仰泰岱維時吾鄉畢秋帆揚州阮芸  
臺兩先生擅美於前公乃繼起頡頏於後嗚呼庸詎知

公之遇獨苦公之禍卽自此而伏耶蓋其後擠公於阨而欲置公於死者厥惟滿員義和團禍首日剛毅剛以刑部起家爲吏員時公聞其廉稍拔擢之然剛識字無多又不諳政體出爲蘇撫有游擊龍殿揚者喜逢迎剛一見大器之會江蘇各縣邑將濬河龍隨獻以兵代工策剛大喜以爲自古善政莫有過於此者隨命龍董其成縱兵淫掠文恭公聞知深恨其事迨剛

陸見

上問江蘇官吏誰爲最賢剛首以龍殿揚對

上曰其人何如剛思久之曰似黃天霸

茹經堂文集

卷六

六

上微笑蓋黃天霸者梨園中所演之武生也剛隨入植軍機會某省提督出缺剛又薦龍殿揚文恭公力持以爲不可剛不聽公憾曰此特君之黃天霸耳在坐者皆失笑剛遂銜公刺骨日媒孽其短戊戌春公保工部主事康有爲通達時務可用剛隨密奏

太后謂公植黨熒惑

聖聽四月二十四日公奉

旨開缺回籍是日適公生辰也嗚呼剛之計可謂巧而毒矣公絲毫無愠色越數日卽行至正陽門外送者數百人車馬闐咽有痛哭流涕者公獨坦然謂文治曰人

臣黜陟皆屬

天恩吾進退裕如所恨者不能復見

皇上耳蓋先一二年時文治逆知公危燕見時微諷公退公慨然曰吾爲師傅譬諸一家孤兒寡婦無依賴指導爲西席者可忽然去乎文治固夙知公之心至是聞公言更不覺泣然也公歸里杜門不聞外事其年八月治康梁黨隨興大獄剛毅欲殺公倡議以公編管浙江王相國夔石爭之剛僞曰此

太后意耳十月奉

旨削職公益韜晦惟吟詠以自遣然身在江湖心憂君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七

國每一北嚮未嘗不泣下霑襟也光緒三十年甲辰卒於家宣統元年蘇人士請於

朝奉

旨開復原官并予諡文恭於是公之事始得湔雪云嗚呼人心之於國運相爲維繫而是非者尤人心之大公政治之命脈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公之一身爲人望所歸德教所由出自公去國後是非不明人心漸去一爲康梁之變再爲拳匪之變三爲辛亥之變而國運遂以不振詩有之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又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非然

故豈非然哉文治於光緒壬辰應京兆試受知於公一見卽曰吾素識子名今果爲我所得六月延至其第授其曾姪孫之潤嗣曾孫之廉讀是後或數日一見或旬日一見踰年文治常至戶部觀政兩三日必一見公每白事公輒持大體無成見甲午日人起衅奪我旅順及奉天金復海蓋諸州縣勢岌岌文治條陳十二事以上公激賞之手錄數條言於樞廷然弗能用也丙申奉旨行昭信股票文治謂此事恐騷擾百姓公聞斯言畫稿時爲隕涕焉辛丑文治隨使日本過滬發書問公起居公復書曰吾輩至交勿再來書海上人言可畏也癸

茹經堂文集

卷六

八

卯秋文治蒙

恩擢商部右丞公聞之喜甚語人曰唐某得京堂矣惜商務非其所長耳嗚呼士固伸於知己文治知已先師王文貞陸文慎而外獨有公耳公沒後十餘年同門常熟孫庶常雄立瓶社

公別號瓶叟

設公位於京城之陶然亭

拜之邀諸及門相與詠歌以抒蓄念文治感懷尤摯爰記其事蓋於公之生平不及十之二三也公書得顏魯公家法嘗書贈家大人楹聯云著述不倦才學通博清虛寡欲神氣冲和往時鐫刻以永之又書贈文治聯云都邑正喧收杞梓居人猶自戀庭闈惜於庚子年失去

又有賂文治手帖十數函謹藏之以爲寶公之遺著僅  
詩集行於世間有數十年手書日記藏於家至疏稿則  
零落不全矣

記王文勤公事

甲子

我師常熟翁文恭公之被誣也滿員剛毅與公有宿怨  
持之急必欲置公於死地康梁案起

朝議將以公戍邊當是時人人阿剛意旨無敢言者浙  
江王文勤公夔石時爲大學士爭之曰我

朝待大臣自有體制

列聖向從寬典翁某罪在莫須有之間今若此則我輩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九

皆自危矣事乃得解人皆爲文恭公慶而傳述文勤公  
之言以爲深知大體也然文勤公立

朝固和甚戊戌政變後

太后廢立之意已決賴慶邸爭之而止己亥春

詔立端邸之子溥儀爲皇太子輿論譁然謂

本朝無建儲例且

皇上富於春秋豈宜出此是仍與廢立無異江南人士  
數百電請收回

成命首列者浙江經元善也時文治在譯署值電報班  
進白公請免興大獄公不發一言大學士榮公仲華閱

電盛怒謂經某何人敢爲此言必殺爲首者數人以儆其餘公固有耳疾茲事佯爲不聞也者久之曰經元善吾熟其名是吾長子之至交也榮曰公何尙爲此言經今謀叛逆矣公瞿然曰經竟叛逆耶榮曰然則此電謂何公曰噫經元善辦電局事他人冒書其名意在免電費耳榮曰此何事可兒戲耶必殺之樞廷諸公咸附和曰必殺之公又不聞矣逾時

召見榮大聲謂公經案當誅數人請公奏對時同吾言公愀然曰立皇太子乃

國家喜慶之盛事至於殺人不祥甚矣如

茹經堂文集

卷六

十

太后不樂何榮改容曰奈何公曰執而囚之足矣迨見太后果有愠色公奏曰經元善無知妄論殺之不足蔽其辜請

太后勿介意惟此風不可長應請

嚴旨飭地方官拘捕監禁俾知所懲

太后領之公退出卽擬電

旨施行逾兩日得報則經已遠遁矣其保全善類如此庚子夏義和團匪以仇教爲名圍攻各國使館恣意殺戮外人端邸挾以自重樞廷諸臣剛毅趙舒翹輩自命清流希風望旨公獨不附和其說亦不忤其意七月洋

兵入京城時譯署滿員阿克敦值  
內廷電報班公親往告之曰  
兩宮已西狩矣子可去毋爲留此也逾時公又往語阿  
曰洋兵至矣子宜攜印章案牘從便道行勿著官服也  
語畢始從容坐肩輿出地安門卽爲義和團所劫徒步  
行數十里追及  
鑾輿召見於鄉野人家  
兩宮皆微服

皇上指公歎曰自團匪構難諸臣叫囂噉笑以致開罪  
鄰邦震驚

茹經堂文集

卷六

十一

九廟罪不可逭矣明白曉事者惟有汝爾公泫然出曰  
蒙塵之事我嘗於史書中見之誠不意若是之苦也卽  
隨

扈赴陝迨後奉

命議和始返京云公以進士起家由戶部洊升敷歷中  
外故尤長於公牘文字其爲軍機章京時常侍恭邸每  
閱一牘公立其旁默識之恭邸閱畢問曰如何公應聲  
曰此事有某案在先或曰應如何進止皆合恭邸意卒  
丑議和約文治承辦某案署稿曰事屬可行公呼文治  
字曰蔚芝此案有關係未可輕於定奪也爰改曰事雖

可行當由中外大臣會議再決其思慮之縝密又如此  
公原籍隸浙江仁和生長嘉定猶得聞錢竹汀王西莊  
兩先生遺風每見文治時娓娓談家鄉事不倦嘗語文  
治曰乾嘉時京官衣錦還故鄉若神仙中人如吾輩者  
直無家可歸耳文治曰何謂也公蹙額曰卽今請託之  
事已繁擾不堪矣又嘗呼文治字曰蔚之子目疾深矣  
奈何無他術惟望節嗇而用之耳叠次言之復爲他人  
屢言之嗚呼其愛我者至矣公之歿也余適居憂未克  
往奠庚戌春遊西湖見公祠展拜之不覺淚盈於睫也  
又踰十餘年乃追記公之事至其居官政績當已詳於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七

國史故不書

記陸文端公事

甲子

宣統初卽位改元吾蘇陸公鳳石以大學士總師傅職  
啟沃君德翊贊嘉謨老成典型一時宗仰之辛亥政變  
兩宮遜位當是時銅駝荆棘之感怵目恫心公常含淚  
出入

禁庭雖風雨靡間越歲餘當事者有改遷

太廟之議詔

皇室召大臣會議畫諾公嘿然不發一言遽叩首

上前曰老臣將隨

先皇帝逝矣

上曰噫師傅何爲出此言也竟忍舍我去耶公復嘿然  
欲泣出卽具疏乞病假日飲猛攻刻削之藥家人不知  
也徐菊人相國往訪之詢病狀徐亦達醫理索方閱之  
駭曰公老病可服此等藥耶公轉詰之曰若服此藥吾  
疾果可不瘳乎徐憬然悟歎曰公能如此吾輩之罪深  
矣公曰不然古人有言死易立孤難吾爲其易者此後  
皇室經費惟子是賴矣徐悵然別去踰月公遂不起  
上震悼子諡文端嗚呼當我

朝開國之初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七

聖祖仁皇帝崇尚理學陶冶羣倫一時名儒碩彥若雲  
龍風虎之從濟濟多士生此王國史家紀載擬於周文  
王之造士殆無間然乃政變以後殉國難者寥寥無幾  
有識者深疑之迨俄國內亂俄皇尼可來爲國人所弑  
宗社蕩然然後知當時在朝諸元老在野疏迷之臣所  
以維持

皇室於一綫遠不至如有明近不至如俄國其措置之  
萬難蓋爲前代所未有而其用心至隱而至苦至是乃  
全白於天下矣然如公之亮節孤忠抑何可痛之甚耶  
南皮張文襄公之卒也其遺詩曰南人不相宋家傳自

許陳橋識杜鵑辛苦李虞文陸輩終隨落日墮虞淵其  
卽爲公言耶其果有先知之明耶嗚呼抑何可痛之甚  
耶公生平和易坦直不踐迹亦不自高崖岸與吾鄉陸  
文慎公友善文治之識公也以文慎公之紹介一見折  
節如忘年交丙午秋奉

詔釐定官制改工部隸於農工商部以文治署理尙書  
公其時筦工部事在被裁之列卽以書來曰吾雖不及  
古人然聞楚令尹子文之風竊有慕焉幸子顧我有政  
以告文治卽往謁公喜甚談工部事甚悉出一卷書相  
授囑曰子鈔錄畢卽歸我毋爲他人見也文治閱之則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七

工部案牘始末及屬員之賢否皆詳載焉益歎公之精  
勤爲不可及也 先妣胡太夫人病亟公日來書問訊  
告以用藥之方 太夫人棄養公來弔於苦次慰唁周  
至至今猶憶其言不覺涕之流落也壬子春文治因南  
洋學校將停辦入京力爭往謁公盱衡國事相對唏噓  
公語之曰唐春卿尙書歿後當事者予以卹典可謂死  
不瞑目者矣臨別時爲書唐氏宗祠及家居行素堂額  
文治謹攜之歸不二年而公之凶問至矣嗚呼抑何可  
痛之甚耶然其死也固可與日月爭光矣當世人士材  
智頗卑下深懼公之志意不能大白於天下故特爲之

記以埃夫作史者攷而述焉

記徐桐崇綺事

庚子

戊戌之夏今

上銳意變法求治過急所用非人維時徐桐以首揆筭吏部事弗能正也迨

皇太后訓政己亥歲杪起用崇綺爲禮部尙書兩人往返密議首勅建儲之計爰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皇子而二人遂爲之傳當是時義和團亂匪蔓延定興涿州間剽忽無定號能禁咒召神載漪思挾以自重而徐桐崇綺亟主持之於是圍各國欽使公解攻西什庫茹經堂文集

卷六

五

教堂慘慘教士教民以億萬計徐崇日益揚揚以爲洋人且滅矣迨各國聯軍攻破京師

九廟震驚

翠華西狩大局糜爛載漪奉

嚴旨遣戍徐桐崇綺慙憤自盡人之言曰徐崇俱以理學清望爲天下師表不應崇奉異端貽毒海內吾謂斯言也淺之乎測徐崇矣昔孟子言反經必先引孔子惡似而非之言方今理學之名爲世詬病吾實不可以不辨夫理者何也根於天地殺於人倫散於萬事放之則彌於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是以聖人贊易不過曰窮

理盡性孟子贊至聖不過曰始終條理蓋必體用兼該  
經綸萬彙參贊造化與時消息而后可謂之理可謂之  
學至於修諸己者曰忠曰孝推諸人者曰仁曰恕隱諸  
微者曰誠曰幾見諸顯者曰禮義曰廉恥徐崇爲皇子  
傳不思調和

兩宮輒挾潢池之兵以劫持天子蓋其忠孝之性久已  
汨沒汨乎圍使館殺教民蔑朝廷之賓禮開天下之亂  
源殘忍慘酷譬於率獸食人蓋孟子所謂不仁不智無  
禮無義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且夫中國與  
各國兵勢之不敵夫人而知之也以一服八雖齊宣之

茹經堂文集

卷六

六

惛猶知其不可而徐崇巧說袞辭唱聲臆決傲倖一時  
之清名究其用心之隱不過揣摩苟合視載漪之意嚮  
以爲從違曾不斯須害家凶國天地驛蒙神州陸沈咎  
徵立見如是則誠於何有幾於何有而廉恥之心更何  
有焉嗟乎人至不肖亦必具固有之良足以感平旦清  
明之氣若徐崇者好惡拂人之性而夜氣不足以復存  
斯真無理不學之尤者而世猶被以理學之名謂之何  
哉昔周子之論學也曰明通公溥又曰五常百行非誠  
非也邪暗塞也蓋通塞之間學問是非之界卽國家治  
亂之本也人之生也各一其性自非神聖其氣質尠有

不偏者善學者虛心壹志舍己從人以變化其氣質由是吾心通而民氣通而國家之氣運亦通不善學者膠執已見窒聰塞明恣其氣質以用事由是吾心塞而民氣塞而國家之氣運亦塞昔者孔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孟子言強恕而行察識擴充皆所以求通天下之塞也後世君子不明此義躬自薄而厚責於人攻人之惡而無攻其惡輒借聖賢黜邪崇正之言以爲標立宗旨之地不知學問之事有本有原固非闢異端所能盡且異端者亦非庸愚所能闢蓋自乾嘉以來溝沓之儒假漢學之名闢理學爲禪宗近世淺人又假理學之名闢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七

洋務爲異教庸詎知洋務之本在紀綱政治時與三代之典章相合此非真有累世聖神斟酌損益之功用特以含生負氣之靈同稟天地五常之性本無華夷彼此之殊故其分雖殊而理實未嘗不一特中國聖人統其全而彼得其偏耳必與昔時異端邪說比而同之井鼃之鳴管蠡之測道學之不明士大夫迷謬不通誤人家國禍至於此且吾聞咸豐戊午科場之事徐爲同考官獨無關節事後興大獄得免於處分後長吏部力杜奔競冒濫之弊崇以國威韜晦二十餘年無怨無尤皆可謂庸中佼佼者乃臨大事貽誤至此豈真學問氣節之

不足恃乎蓋徐平日服膺良知之學嘗謂吾心不可恃誰爲可恃是其信心自用之害深根固柢至於自私自利而不自覺而其功名之熱中尤足以萌其揣摩迎合之念夫天下安有揣摩迎合而可以當大任者乎崇則亦步亦趨尤無足論而世且調理學足以亡天下也謂之何哉

記庚子六月冤獄

庚子

嗚呼自古以來呼籲無告之民茹冤負屈者夥矣迺吾觀於光緒庚子之冤獄則

天子聖明於上而天道倏窮人事慘黷奇慘極酷方諸

茹經堂文集

卷六

六

率獸食人而未足以盡其類嗚呼此則千古未嘗有之事也冤獄之起構自義和團匪義和團者系出白蓮教之八卦教其支派本末詳於勞君玉初之源流考及東撫奏報中彼匪徒自知爲彼教之葉芽亟思有以詭更之於是誣良民爲白蓮教而冤獄以始張天錫者銀鑪經紀因病辭去施醫永定門外之劉莊譚鍊氣術匪徒耳其言大喜圍捕劉莊男婦七八十人已革莊親王載勳聞之曰此不世之績也隨又於阜成門外安匠營捕拏汪姓一家數十人正陽門外隨拏十餘家又數十人其所定爰書誣以家藏紙人馬爲邪教之驗揆厥所由

蓋係治喪家巫覡獻供所用或與匪徒素有睚眦之怨  
逮至刑部不鞠一詞盡棄諸市有某公者是日遇諸菜  
市則見連車數百鬪咽之聲相聞車中人囚首喪面神  
魂怖失有婦女哭而言曰天乎死不足惜家有老翁姑  
穉子果罹何罪而死乎逮至明日屍橫徧市流血中塗  
泥爲之湍其中白髮叟媪或少婦手攜八九歲及懷抱  
一二歲兒女奪而殺之者不可勝數也嗚呼天下乃有  
此奇慘極酷之事乎夫蚩蚩之氓不幸而生亂世流離  
顛沛恐懼憂患固已極人世之至悲迺滅族之禍來自  
無端老羸鰥寡相率含涕飲刃而不能置一言以自辯

悲夫悲夫彼大臣之直言盡節者有士大夫以紀其忠  
教士教民之橫遭屠戮者有歐洲人以理其事獨此呼  
籲無告之良民生受族滅之誅死被邪教之目而並無  
一人能頌其冤嗚呼吾故特表而出之以告當世君子  
有平反此案之權者又聞趙舒翹之伏辜也或言於合  
肥傅相曰趙與剛毅罪疑惟輕盍與各國爭諸傅相曰  
子言良是吾已辨之第趙舒翹身爲刑部尙書白蓮教  
獄殺無辜百數十人不復訊供以之論抵得死幸矣至  
哉斯言蓋自鄙夫食祿不能自理其事則相與揣摩容  
悅以逢君之惡及明知吾君之無惡可逢而已身將犯

天下之不遑則又多方趨避以諉過於他人薰蒸漸染遂成此卑汗無恥之天下彼趙舒翹者論其心揣摩而已耳推諉而已耳迺取巧而卒不免於死則何益矣吾故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臣之工推諉而好揣摩者記庚子遇匪遇盜事 甲子

光緒庚子夏義和團匪圍攻使署聲言譯署

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通洋人將來燔燒蓋因譯署庫儲款數千金意欲劫掠之也譯署總辦舒文等不得已稟莊王請總壇拳匪來守護冀保全之迺稟發數日不得報六月某日余由戶部赴署無一人飯畢即離署甫出衙口

京城謂之胡同蓋衙字切

茹經堂文集

卷六

字

音

見大隊義和團揚旗執刀叉衝車來一蘇拉

滿語謂僕役也

追而呼曰總壇大師兄至矣請速回接待余不得已折而回迎於署中西廳事大師兄者即匪首裹紅巾繫黃帶自稱宗室氣燄張甚謂余曰貴署請我久何無堂官迎我且司官僅若一人何慢我耶余曰本署人多兼差事須未申始集即如我適從戶部中來頃已通知堂官不久即至幸相諒匪首曰我見貴署同文館妖氛甚熾當即嚴締有讀洋書妖人即當殺卻余曰本署奉文宗顯皇帝特旨設立與東西各國相交涉不得不讀洋書通洋文若欲殺人當請命於

皇上非我所敢應匪首見余倔强曰若豈真好人耶吾當爲若焚表儻表不上升卽係妖人當殺卻余曰可匪首卽設壇然香燭口中喃喃立焚表飛灰上騰揮手曰若真好人可卽去余至文案處飛稟堂官許竹簣先生請其速來忽蘇拉倉皇來告曰團匪將殺厨司乞往救詢其故則曰壇眾均茹素今菜中夾一片肉疑破其法故欲殺之余急趨往則眾匪持刀環繞厨司余某叩頭無數余謂眾匪曰此事出於無心君輩來保護本署豈能任意殺人眾匪曰不然君知我壇中規矩耶余曰若是往見大師兄取決可耳遂羣牽余某見匪首余曰此

事無庸多辯請焚表以明余某心蓋維時天氣燥烈余逆知灰燼必上升無疑也匪首曰可焚表表上升余某感激涕泣叩頭去余出又踰時許竹簣先生至曰今日幸子在署否則殆矣余又隨許先生往見匪首略與周旋卽出適同事文君瑞字雲卿者來署余乃以餘事委託之歸白 堂上以爲笑談其後乃有遇盜之事七月洋兵至京城團匪敗虎神營軍散四出殺掠余時奉親避難於京北之七十里平義分村蓋昌平順義交界地也居停主人張夢九恐匪至堵塞其門其鄰張在田者文庠生也匪持刀入其家在田恐驚余伴之來余略

與拱手匪曰毋恐我來覓馬耳在田卽導之馬廐見槽間無馬旋去八月十二日余料京城平靜將與洋人議和譜兄世君伯先居平義分村之南二十里曰高麗營余欲往與偕赴京城而高麗營北五里之某村有劇盜踞焉必經其地趙芳者武庠生頗與余善余與商偕行趙力阻余激之曰我文人尙無所畏若武生迺恇怯如此耶趙不得已覓蹇驢一十三日同往隨行者尙有僕役李升共三人行十餘里近盜窟趙微語曰來矣來矣果見盜三人皆騎怒馬負快鎗迎面來其爲首者與余摩肩過曰君往京城耶余應曰然旋聞盜伴相語曰若

識此君耶爲首者曰此城中唐先生如之何不識迨抵高麗營告曰先大笑樂謂此輩亦識君可謂英雄矣余亦笑然莫明其故也九月余奉親返京城先至高麗營商諸伯先雇保標者七八人甫啟行一人驅馬而前曰唐先生憔悴乃爾爲公事辛苦耶余視之卽昔日所遇之盜也急命李升詢之其人姓楊名七余居高麗營市物時曾與禮貌閒談故告李升甚感余車行十餘里地曰泗兒上有大盜曰單刀李五候余於門楊七引余入李室密告曰李君決不驚先生眷屬惟先生有箱櫃四必有寶物避難不可攜帶箱李君請留以爲贈可乎

件此爲前車之鑒

余曰可但余係寒儉士箱中皆敝書舊衣耳李君不信請啟視乃命輿夫負箱下車逐一檢視果無貴重物李大失望曰先生行矣又行二十里地曰雷家橋楊七告余曰過此爲洋兵界內吾輩不能復送先生矣迺別去余驅車行入安定門見日本兵甚眾略不顧問乃暫居伯先家逾月聞楊七因劫掠已爲人鎗斃余悵然累日嗟乎盜亦有道如楊七者亦近今難得之人哉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嗟乎如楊七者又孰致之死哉

奉使日本記

代那大臣作

辛丑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三

光緒二十有六年上章困敦之歲義和團匪搆難京師黃巾鴟張海波騰沸夏五之望亂兵拳匪相煽交訌戕殺大日本國書記生杉山彬於正陽門之外於是東鄰責言維我中國亦內媿焉越明年辛丑和議既定天子命某爲專使大臣往大日本國敬謹將

命並

特賞某頭品頂戴以示殊榮某再拜謹受

命七月四日丁卯祇奉

國書率同參贊官刑部郎中顧肇新戶部郎中蔡源深記名道張德彝知府陶大均暨隨員內務府員外郎誠

璋兵部員外郎來存戶部主事唐文治刑部主事王念  
曾縣丞陶霏繙譯官祝瀛元學生汪然共十一人航海  
而南七月七日爰抵申江日本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  
來晤於行轅並東商經紀吳永壽銀行經紀澤村繁太  
郎相率來謁杯酒欸洽意渥如也十八日辛巳乘日本  
公司神戶丸輪船東渡越翌日癸未抵長崎甲申抵馬  
關攬其形勝險絕實爲東西京之門戶乙酉抵神戶易  
坐火車二十三日午初刻遂抵東京駐節於帝國飯店  
東語所謂木下八者是也當是時我國駐劄日本星使  
李君盛鐸先已爲供張行李復命橫濱總領事官黃以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三

霖繙譯官馮國勛等往來通問資糧屏屨頗不憂匱  
從輿馬因得識塗焉八月朔日覲見日君於內宮某恭  
賞

國書率參贊官顧肇新等爲介入宮門行三鞠躬禮日  
君答禮立受

國書畢某復致頌詞日君握手溫語慰藉謂貴國

大皇帝情意懇誠貴使東來勞苦吾意甚感惟冀貴國  
大皇帝乘輿遄返用人行政日新又新維持東亞全局  
是吾之願也某敬謹答詞謂大皇帝厚意某必代爲奏  
聞用以揄揚盛德以丕顯我

國家遂復行三鞠躬禮而退某歸告諸參贊隨員曰今日日君禮儀所以如此其至者皆我

聖君誠意所感也某感且悚矣越日乙未往祭杉山彬禮成遵

聖旨也越翌日丁酉覲見日君后禮成略如覲日君之儀自是厥後遂往謁日儲並及其王公以下各官等其最著者若近衛公暨外部大臣曾禰荒助小村壽太郎諸君言外交經濟之學所以輔車相依相與振興亞洲者輒媿媿達夜不倦而小村君復導觀其國之學校銀行並逮紙廠銀元局勸工所之屬整齊嚴肅顙若畫一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五

無與倫比月之既望偕李星使游日光山登高舒嘯意殊豁如忽西望

乘輿則黯然不知依戀之何從也越日辛亥日君因其外部大臣小村壽太郎之請特贈某一等旭日大綬寶星並賚參贊隨員人等寶星各有差某敬傳電奏

聞竊附禮經不敢私受之誼爰復晉宮興辭越日癸丑遂率參隨人等坐火車赴西京乙卯達大阪游覽嵐山丙辰登日本公司宏濟丸輪船越翌日戊午返長崎雨甚改乘招商局新裕輪船遂於八月之杪抵塘沽九月朔抵京師使事既竣某謹將先後禮節具疏以

聞復濡筆以爲之記而不禁重有感焉周易有言上下  
交而其志通尙書有言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蓋泰否之  
交新舊之數迺天人古今之消息而卽國家治亂盛衰  
所由係也日本當明治以前綜覽史書所紀何嘗不晦  
盲否塞迺三十年來國勢勃興人才鱗萃考其憲法則  
尊卑貴賤典範律令秩然不相侵越也觀其國際則公  
法私法釐然忠恕之大綱也察其財政則歲計豫算組  
織爲替出入相準子母相權自營爲私背私爲公而互  
相爲美利也游其庠序則自小學以至大成由文事以  
至戎政靡不樸屬微不至而實事求是也若迺警察之法  
姑經堂文集

卷六

五

行而國無飾僞工藝之術廣而邑無游民舉中國曲禮  
少儀玉藻內則諸篇皆躬行實踐於通國之內而拳拳  
焉各相見以至誠揆厥所元詎有異術不過以上下之  
志通而士大夫無日不求新學之所致也方今中國  
聖天子銳意變法媻志維新異日者將取日本之所長  
而併棄其所短權其本末輕重緩急先後之序次第行  
之而無復凌雜行見六府三事庶績其凝海隅黎庶隨  
流嚮化同我太平然則某與參隨諸君之此行焉知非  
貞下起元之機而爲

中興之嚆矢也耶夫自古有不世之功而特患有不立

之志亦無難成之事而特患無任事之人某雖不敏蓋  
爲天下蒼生期望之久矣

唐樊紹述先生附祀西湖白公祠記

戊午

時維著雍敦牂之歲浙杭州搢紳君子將以某月某日  
附祀唐樊紹述先生於西湖白香山先生之祠兩先生  
故執友一堂俎豆神穆且愉矣紹述先生裔孫鎮屬文  
治爲之記曰嗟乎嗟乎中國文學其微矣乎若稽先民  
易一體也書一體也詩禮又各一體也以易專言之象  
爻十翼各一體也以書專言之典謨訓誥各一體也以  
詩禮專言之風之與雅與頌經之與曲又各爲一體也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三

左氏傳敘齊敘晉敘秦楚敘魯衛鄭諸小國敘會盟敘  
征戰各制其義法試問有蹈襲者乎孟荀以儒老莊以  
道申韓以法蘇張以縱橫支裔派別文亦殊體試問有  
蹈襲者乎司馬子長傳伯夷傳屈原賈傳游俠傳滑稽各  
肖其面貌試問有蹈襲者乎東漢而下乃公相襲降而  
爲三國晉書之列傳摹格剿辭試問有剽義法肖面貌  
者乎繇是而經無人敢作史且無人能爲疑才知之不  
古若乎或小儒姝姝安常迷困瞞瞞有以致之乎夫古  
先儒造字九千數百字之外不得復孳一字乎古聖人  
制文六藝之外不得復立一名詞乎紹述先生憬焉發

爲文章忧心棘旬戛戛兀兀必出於已竝世韓子贊之  
曰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旣極乃通發紹  
述文從字順各識職食哉斯言誠古今文學之箴銘乎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人性皆善人文攸同故雖百家騰  
躍羣子爭鳴而要其初意造言決不相師有外於儒者  
之林乎嗟乎嗟乎數千禩後迺如百川之日下深谷之  
爲陵乎出辭氣而鄙倍莫知所從乎道德披夷率成與  
臺與隸眈乎文化榛莽滌滅而國與天地誰與成乎嗟  
乎嗟乎雖然亂者有其治者也否者開其泰者也孔子  
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乾坤幹維傾者使易世變之  
如經堂文集

卷六

六

極元而儵黃蛇而俄龍文字幸嶽殆與之爲消息乎有  
聖賢作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大道之行三代  
之英庸詎知國學淳興不出於數十年間元命歷乎然  
則覺文思道文明是式乎古訓探賾以鉤深所以發揚  
而光大之者豈非吾黨之責乎抑亦杭之賢士大夫與  
先生之賢子孫守待之力乎

詰屈中有精采內含其爲樊先生所許乎

自記

陸文慎公墓誌銘

戊申

今

天子卽位之後

南齋名臣世推長沙太倉長沙者文達張公百熙籍太倉者吾師文慎陸公籍也公與文達居衡宇相望其卒也距文達之卒甫踰年天下人士恫焉公既卒之三月其孤大坊等以書來告曰先公行誼維子知之最稔敢乞一言以銘文治於公感情厚誼不獲辭爰撮公之生平以諗來者公諱寶忠字伯葵曾祖諱學錦字子尙配邵太夫人祖諱時澍字楸庵配俞太夫人考諱爽棠字懋雲官刑部郎中軍機章京配廖太夫人累代皆以公貴公幼年體孱多病弱冠後夜恆不成寐頤門陷醫眊之謂是殆成怯證懋雲公命輟舉業事息養公乃從事

茹經堂文集

卷六

无

心性之學日讀儒先語錄暨陶白詩時或焚香靜坐覺胸次悠然凡人世紛華擾攘之事無纖毫塵累於吾胸蓋生平得力基於此矣乙亥舉於鄉丙子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其夏懋雲公病卒擗踊哀號扶柩回太倉故籍擇地負土安葬於項橋之西新阡乙酉簡湖南學政學政之職曾文正公國藩嘗謂以一人巍然居眾人之上而前後左右咸思蒙蔽之以爲利者也楚中人文至盛弊亦至夥公下車爬梳剔抉積弊盡刻有邵陽劉姓者詭代已獲售公廉得實檄知中丞卞公劉姓及諸官役之坐賕者皆論流有差一時震

栗寶永常三府武試積習展轉傳代廩餼諸生咸苦之  
公曰是何難爰揭示武童應試十日前不得薙髮試後  
卽於堂右雜以爲識別於是向之應試逾二萬人者至  
是僅七八千人矣其試衡州也有清泉令陳後崑以聽  
訟時惡考生譏言答責之諸生怒毀其堂陳令以被侮  
急足稟卞中丞將釀大獄維時卞公深信公書來詢顛  
末公爲持平科罪僅以倡事武生袁紫峰斥革充發不  
戮一人闔郡官民皆感服辛卯秋奉

旨入直南書處時同被

恩命者卽長沙張公與公爲道義交深相得當是時海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三

內崇尙經術

天子覃思勤學屢

命南齋諸臣檢査

天祿琳琅

建福宮

景陽宮藏書金馬石渠多人間僅見之本公得徧讀時  
紀述之公雖以文學侍從被

主知而忠讜之誠本諸天性遇事輒奮發無顧忌會甲  
午秋中日構衅警報至填蓋自甲申後十年中樞機中  
易海內晏然安樂娛庶文臣武士幾不知有敵國外患

之事一旦用兵皆愕然無所措手足公與張文達公直  
盧私議以爲欲挽難危非急召親賢不可爰與順德李  
公文田聯名具疏密請不數日恭忠親王復直軍機人  
心漸定矣丁酉簡山東正考官旋簡浙江學政公於東  
試揭曉後卽具疏以老母病願陳烏鳥情乞回京供職  
侍母餘年詞意悱惻甫得

俞旨而廖太夫人以考終公大慟星夜馳歸旋扶柩還  
葬自是以後公哀毀成疾庚子夏五拳匪構難京師洶  
洶然公忠憤填膺草疏條陳利害謂受

恩重雖得罪譴無恨會心悸不寐疾大作未及上而聯

茹經堂文記

卷六

三

軍入京事已不可收拾矣九月簡順天學政時直隸甫  
經兵燹掇拾之餘又值世變日亟科學方蘗芽或迺撫  
無根之言菲薄賢聖公益以敦崇樸學講明忠孝爲多  
士楷模且謂國文係心術行誼所表見必以國文爲體  
各科學爲用而後其人有本有原乃能有用於世其所  
取士大率以是爲準乙巳補都察院左都御史丙午釐  
定官制仍補都御史綜計公直

南齋先後凡十六年爲考官學政監臨凡九儒臣之榮  
得士之盛近世所罕觀長臺諫時謇謇諤諤懷然有古  
大臣風遼東爲根本重地日俄戰後瘡痍滿目公謂剝

膚之痛無有過於此者爰密陳十事如經營間島遼河  
行輪大連灣設關諸大端皆剴切敷陳且謂方今大勢  
如機張省括若不急起直追將稍縱而卽逝顧其言也  
慎鮮知之者丁未夏御史趙啟霖以言事去官公疏留  
之清議之士頗以是直公不知公之微意爲

國家持大體以養士氣至於是非曲直宜徵諸實事則  
以謂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而已初無容心焉戊申四月  
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有九

兩宮悼惜

御賜祭奠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三

子諡文愼天下咸曰自張文達公與公歿後回首十年  
前翰苑清貴之選老成典型流風餘韻自此衰矣憶丁  
未秋文治出都再拜言別公唏噓若不勝者曰子行矣  
國家之事宜更勉之我老且病無幾相見生平心事磊  
落無不可告人者異時事蹟子當爲我傳之嗚呼言猶  
在耳而公竟逝耶嗚呼唏矣公有子五人大坊大湘大  
銓大勳大桂大坊大湘均以蔭官主事女子二茲將以  
光緒三十五年正月之吉卜葬於太倉項橋之東新阡  
銘曰

嗚呼我公弇山之賢緣督德業屹屹陳編書疏萬言口

碑所傳曰文曰慎世無間然鑽石埋辭於千萬年

誥授中議大夫雲南糧儲道譚叔裕先生墓表

甲子

世運之盛衰升降於文化驗之文化之消息盈虛於一人之身驗之一人未竟其志文化因之而衰世運卽因而剝此天地之幾出於無可如何者嗚呼若吾師譚先生是矣先生諱宗浚字叔裕廣東南海人曾祖諱文士國學生妣陳氏祖諱見龍國學生候選布政使司理問妣劉氏繼妣沈氏考諱瑩廩膳生道光辛卯科優貢甲辰

恩科舉人內閣中書銜瓊州府學教授妣黃氏繼妣梁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三

氏先生梁太夫人所出也生四歲而梁太夫人卒稍長教授公授之讀一日十行日盡數卷爲文操筆立就洋洋千言年十六以國學生中式咸豐辛酉科本省鄉試舉人辛未教授公卒哀毀盡禮甲戌應禮部試舉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授職編修先是壬戌歲先生計偕公車時中英和約初定先生俯仰時事憑眺山川作覽海賦以寄慨凡數萬餘言都人士交口稱誦迨通籍後聲譽益大著碩德名臣爭以文字相結納

朝廷有大典禮著作之任必推先生

毅廟聞先生才名

特旨召對尤稱異數焉丙子散館旋奉

命督學四川前任學使南皮張文襄公之洞勅建尊經書院方成立聞先生繼其任則大喜曰譚君來蜀土有福矣先生益嚴剔弊實獎借英才選刊蜀秀集士林翕然仰爲士宗壬午與仁和許恭愼公同奉

命典試江南甄拔多知名士歷充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功臣館纂修本衙門撰文

起居注協修

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乙酉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初尙書吳縣潘文勤公祖蔭總裁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七

國史館屬先生纂修儒林文苑兩傳先生博稽掌故闡揚幽隱方脫稿而

簡放雲南糧儲道之命下

天語溫綸慰勉周至先生感激單騎入滇之任後詳詢地方利弊治水道親詣履勘次第修濬白龍潭等十餘河溉田六千餘畝發工費時躬至諸村傳諭鄉民給領不假書吏一切火耗等弊胥革除民大悅丙戌冬兼權臬使篆於歷年積案多所平反然精力過耗氣血日虛得股腫症於是引疾乞退而上游方資倚畀紳民攀轅固留不獲已復回本任設古學以課士開堰塘以灌田

辦積穀以備荒增置普濟堂以惠孤寡百廢舉與劬勞  
更甚而體不支矣戊子二月再請開缺回籍調理始獲  
請願貧甚不能具資斧大吏撥志書局費千金以贈始  
得脂車以行蓋先生固兼任志書局總纂平日不受薪  
費者也嗚呼其廉潔如此足以風世矣是年二月十九  
日取道百色回籍沿途溼熱鬱蒸足疾增劇迨行抵隆  
安縣遽歿於旅次嗚呼先生居恆精研學術砥礪廉隅  
屹然不爲風氣所轉移有識之士方冀其入臺閣備侍  
從雍容揄揚潤飾鴻業卽先生亦退然自願爲儒林文  
苑中人徒以上感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三

九重之知遇下念百姓之困窮捐糜頂踵無所顧藉迺  
至鞠躬盡瘁不獲大用以終悲夫悲夫遺著有希古堂  
文甲集二卷乙集六卷外集四卷詩總集十卷續集一  
卷遼史紀事本末十六卷爲先生致力最勤之書尙有  
兩漢引經考晉書注金史紀事本末珥筆記聞國朝語  
林各種屬稿未成藏於家生平好蓄書籍手自丹黃者  
下餘卷而韓杜歐蘇諸集點勘至四五過其劬學出於  
天性有非常人所能及者粵省爲通商巨埠民物殷繁  
而講學之家寥寥可數自嘉道以來知名者首推番禺  
陳蘭甫先生顧陳先生精考據達義理其於事功未知

若何而先生則經濟文學一以貫之較諸蘭甫先生殆有過之無不及矣周易卦象辭曰夫揚于王庭許叔重先生釋之曰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而宣聖作易傳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比來學說紛歧而粵省之勞亂乃愈甚老成凋謝道德淪胥蕩然莫知所暨極藉令先生而在出其所學以振鄉國何至於此然則世運文化進退消長關係於一人之身豈非然哉而其遇剝而窮也又豈不重可悲哉先生以道光丙午年閏五月十三日生以光緒戊子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四

茹經堂文集

卷六

美

十有三葬於某鄉某阡生子四祖綸國學生安徽亳州知州祖楷邑附生出嗣胞叔幼和君後祖任邑廩生光緒庚子科優貢郵傳部參議廳員外郎祖澍邑附生早卒孫長序長庚長耀長諉祖任與文治相知素稔一日偕兩昆以書來徵文文治爲光緒壬午科江南鄉試先生所取士知己之感每飯不能忘其奚敢以譎陋辭爰撮先生生平行誼碣之於墓俾後之論世者知所取則焉

無錫重建尊經閣碑記

辛酉

聖賢立教常本於天性之不容已人心之不容昧子思

子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吾夫子傳道明教垂諸六經炳然照耀於世者二千數百年教化與氣運相爲推移而經術學術盛衰遞嬗於其間經學盛則國以盛而人道明經學衰則國以衰而人道晦粵稽前史毫髮不爽然後歎天人消息之微關係聖教非偶然也宋明故事諸行省郡邑於學舍旁皆建置尊經閣庋藏經籍所以齊道德興庶民甚盛典也無錫尊經閣爲有明成化間府同知謝庭桂所建咸豐十年庚申之變庠序講堂廢圯殆盡迨同治改元稍稍修葺次第經營而尊經閣迄未規復今歲辛酉錢唐施君肇曾創設國學專修館於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七

錫邑延文治講學於惠山之麓當是時邑紳孫君鳴圻楊君壽楣慨焉發衛道之誠特捐鉅貲就金匱訓導舊解後隙地重建尊經閣復改繕解字俾館生肄業其中文治撫今追昔是閣之廢距今適六十年矣此六十年中邦人士鈞稽訓故精研文字雍容先進不乏通經致用之人迺於尊經一閣付諸闕如必待孫楊兩君成茲盛舉抑獨何哉蓋廢而不遽興者人也剝而自然復者天也至於推心理之大同暨乎聲氣之翕然而無間則又天人感應之樞機也天地扶陽抑陰之心崇正黜邪之理常倚伏於無形不可見而可見故雖當世界昏蒙

否塞之交必有幾希之明光隱而復顯久之如水之竟  
委而窮源如木之披華而結實而聖人之教用以寢熾  
而寢昌此則有賴於人心之善承天道振起而幹維之  
比年以來異端雜出而蠶起正學芟滋不絕如線一二  
淺見寡識之徒必欲摧殘之以爲快偶有講求經學者  
則相與譏笑唾侮斥爲迂愚數千年之禮義文教幾幾  
乎墜地無餘覺舍成墟生徒廢經而不讀問所謂尊經  
舊址則蓬蒿榛莽極目蕭然徒見樵夫牧豎躑躅往來  
搢紳父老憑弔欷歔而不能置由是人情風俗如江河  
之日下而無所底止是豈造物之不仁歟蓋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而聖教經學之存亡則吾中國士夫皆與有  
責焉者也今孫楊兩君獨能發憤重建斯閣不爲風撓  
不因誘避詎曰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而已蓋  
將扶翼聖教於舉世不爲之時作中流之砥柱而爲天  
下倡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蘇省夙號聲明文物之邦譽髦  
斯士濟濟蹕蹕然必不惑於歧途斯能納之於正軌茲  
者吾錫國學專修館創於先尊經閣建於後一鄉一國  
之間度必有聞風興起者易曰山下出泉蒙以養正聖  
功也又曰碩果不食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於是知

天人交會之幾无平而不陂无往而不復也

宜興蔣孝子碑

己未

宜興儲君南強爲余言邑有孝子蔣姓啟照其名父念劬當孝子幼時念劬赴鼎山會大雪沒脛骨孝子潛往迎父母微覺之遣其兄啟熊往覓弟則孝子墮雪窖中亟扶之歸母責之孝子笑弗辨識者已知其天性之過人矣庚戌春念劬患瘍劇孝子晝夜侍側歷五閱月如一日歲暮念劬又病神智瞢亂孝子惶急日夕禱於神憂思成瘵嘗語人曰有能愈吾父病者當赴湯蹈火以報之然至父側則愉愉如惟恐露戚容而使其父知之

茹經堂文集

卷六

三

也辛亥五月念劬病益篤醫者曰殆矣宜豫凶事孝子聞其言瞠目口噤不能語夜忽走出家人知有變覓之徧不得比曉有人叩戶白孝子自經於城隍廟中矣其兄趨往視面如生解其衣得禱城隍文與別家屬書言吾已代父死戒兄輩善事父勿以吾死聞迨入殮時家人啟手足見剗瘡數處始知其割股者屢矣而念劬越數日果瘞於是邑之士大夫僉曰孝子孝子宜以聞於世嗚呼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凡人性情朏摯之極不獨名譽非所計卽利害亦罔所顧恤吾不知孝子出走時其心之迫切爲奚若祈神致命時其心之哀痛又復奚

若而神明之鑒之者乃能如響斯應然豈非精誠之所  
致與然人或笑之曰愚不知古來惟至愚者乃能成特  
立負絕之行惟其至愚所以爲至不可及方今非孝無  
親之說盈天下乖戾之氣充塞宇宙甯不思出入顧復  
身從何來君子觀於澆薄忘本之徒而歎劫運之將無  
所終極若孝子者洵足以風世哉洵足以風世哉余因  
告儲君爲樹之碑俾掌志乘者知所採擇焉

祭先師王文貞公文

戊午

維年戊午六月初二日受業唐文治謹以庶羞清酌之  
奠致祭於先師紫翔先生之靈曰昔在戊寅治齡十四  
茹經堂文集

卷六

單

吾父館蘇阜比隨侍師與吾父翊冠知交過從高  
譚雄視虎豪一見治文迺大賞歎謂是大器爲楨爲幹  
抗志希古心摩手追王唐金陳非子屬誰十六掇芹爰  
來執贄先師不鄙瘡口畫指謂余心傳首在孟子開宗  
明義辨析義利子其慎諸毋隳厥志歲次壬午鹿鳴之  
年先師緣督期望益專秋風報捷師意快然癸未陬月  
隨赴春明驚濤蔽天黑水沸騰先師鎮定講學如恆治  
憊而臥親撫其膺師登木天治磨墨汁同人匿笑詎弟  
子職壬辰再戰師率以行謂治羽豐宜步翰林一蹶即  
曹勉慰頻仍謂子年少樂天知命立德樹功毋忘吾訓

十年餐沙謬躋卿貳先師憂之言世大寐馬勃牛溲母  
辱高位謦謦謬謬庶竟厥事四十年來教誨諄諄文章  
性道緯史經經恣懷相期聖賢中人客歲謁見師逾懽  
顏縱論今古操螯佐筵繩削治文口授筆傳自述予造  
兆終七五今已過之與子常晤文治笑言夢本無憑從  
茲晉祝八千爲春胡圖夏五書告疾危命棹亟歸空瞻  
馬帷號呼罔應魂怖心椎嗚呼先師治來何遲遺訓不  
作有實如絲邇來世變羣蜚啄天斯道榛莽若墜深淵  
矧茲泰山倏爾頽焉矧茲梁木倏爾摧焉吾黨小子將  
何述焉先師之學恪宗程朱本本原原累朝名儒居敬  
窮理是則三餘下逮艮峰以迄竹如擴之極大析之彌  
精大道之行三代之英聞知見知統系孰承先師之文  
遠紹龍門味道之腴扶聖之心韓潮蘇海馳騁縱橫或  
穿理奧旁樞周程卑卑俛視龍川姚江桐城陽湖獻幟  
來降先師之行貫徹表裏如冰之清如獄之峙萬鍾弗  
顧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任聖微旨彼卑鄙者吐猶泥滓  
志繫行廉末世誰似先師之政務在愛人下車伊始出  
宰湯陰鄉夫肩輿道左謳吟澹災灑沈王公名隄振輻  
億兆已溺已飢鴟惡鴟急感彼有餘不令兄弟同氣爲  
瘡求生有得大牙更生用說桎梏老嫗誦聲上官不喜

口碑獨存先師之節上薄三光曰扶名教曰維綱常時  
值歲寒冰雪風霜厥有松柏後凋青蒼溪山鬱鬱叟水  
湯湯黃農農虞夏蔽蔭永芳天尊地卑君明臣良老臣遺  
志百代令望文治茹痛來奠棺前師生情誼掬淚盈泉  
哭獻一尊師其有靈哭晉一辭師其有知神聽臨質並  
告同志精爽不磨託在遺著校讎魯魚寫定文字宜開  
禮堂宜刊金匱先師事蹟宜光清史先師碩德宜崇名  
祀宜述行狀宜尊私諡百世之稱後生之師不朽盛典  
非以其私廉頑立懦用跡來茲先師默許其又奚疑嗚  
呼先師何竟無詞哀哉尙饗

茹經堂文集

卷六

望

祭和碩慶親王文

丁巳

事維丁巳之歲二月前章京唐文治王清穆阮惟和謹  
以清酒束帛之奠致祭於我和碩慶親王之靈曰嗚呼  
惟我賢王干紀四方秉靈洪胄玉質金相德行周鬯英  
譽高翔宅心忠厚翼翼皇皇璿璣贊化絲綸孔彰盡忠  
補過樂行退藏昊天塹黷一老不遺巫陽下告蓬島風  
離九族百姓撇涕銜悲維王功德人或莫知犧牲一已  
戛骨磨肌舉世誓誓甘受詆譏幽光罔闡是非失公鳴  
呼我王言思其庸金匱石室首記功宗戊戌政變譚言  
廢立雷霆震驚舉朝股栗王矢蓋忱偕榮相國造膝婉

陳嘉謨密勿長跼四時繼以涕泣上引歷史下述危幾  
精誠所格迺信弗疑乾坤清朗雲霧斯披一鈞一髮永  
奠邦基温樹終閔孰諗來茲歲值庚子妖孽始兆赤眚  
迷漫黃巾徧擾檣槍星朗蚩尤旗張宮廷咄咤閭閻徭  
徭五忠就義黃鳥止棘百川濺流萋宏碧血王言讜諫  
閩閩迢隔金甌墜地鐵弩貫天五洲鼎沸八國軍聯輪  
舶電掣藺石喧闐蠢爾拳匪貪橫桀黠謂我親貴莫須  
欵塞流言於國將肆奪劫王置弗辯夔夔益虔口瘖手  
拮痛哭籲天六飛西去京師驛騷王不安席步隨於郊  
秦關破鑰西河驚濤無毀我室恫彼鷓鴣言念家國風

茹經堂文集

卷六

望

雨飄搖豈敢憚行心焉忉忉俄聞和議昇以全權合肥  
佐之房杜後先王歸自京萬姓懽然免胄望歲口碑流  
傳日昃不遑來旬來宣筆舌俱敝條約精孽一操一縱  
攻堅磨礪一龍一蛇億心罷精眾感其德鄉服其誠元  
黃再造日月重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外部組織官制  
濟蹌樞機入直更立憲章維時天下頌王之明下逮婦  
孺欽王之名鶴年驚語哀哀真冷功成大讓中權中清  
運丁辛亥時局糾紛頗聞異議讐漢爲言王獨泣爭五  
族同源嗟茲魚肉得免刀俎凡我漢人非王疇撫大厦  
將傾非王疇柱愴懷豐功孰思所主津沽養晦戢影杜

門焚香煮茗蒔花課孫理亂不問神明克全寫經晴日  
賦詩林泉傳諸後世宜曰王賢治等謝陋忝叨知遇補  
闕拾遺夙庇王字白馬素車涕零如雨哭進一爵桂酒  
爲漿哭奠數語滄海爲桑彼黍離兮胡穗以長彼銅駝  
兮胡蔓以荒心痛百折淚溢千行矧維先哲令聞令望  
末俗澆薄毀譽靡常君子所重沒世之稱表彰潛德網  
羅舊聞垂芳信史責在後人嗚呼我王神其來歆哀哉  
尙饗

茹經堂文集

卷六

醫

尚饗

茹經堂文集卷六  
精經脈論不問輸受業  
唐景升謹校  
麗天爵

